

樹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卷之十六

副都御史楊公神道碑銘

璿

王文肅公 撰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無錫楊公以成化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河南之行臺壽五十有九

訃聞

上命驛舟歸其櫬禮部諭祭工部營葬公之子紳卜以

是年十二月丙申奉柩葬神獲鄉長腰嶺新阡乃其

事狀請銘其神道之碑公諱璿字叔璣自少穎悟喜

學正統戊午中京闈鄉薦己未登進士第尚未授室

乃以假歸還朝拜戶部主事陞郎中累遷山西參政

陝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命下公已聞母喪服

除召為戶部侍郎入謁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直
書撫治荆襄流民巡視北直隸節制永平山海密雲
居庸等邊關巡撫河南數歷中外幾四十年以勞瘁
乞休章再上不許崇王之國郊迎感寒疾殆甚猶日
就卧榻治官書郡縣吏白事戒直入卧內口占酬應
初至命加公服猶強起不能支頃之遂卒嗚呼公可
謂盡忠于國一息不懈者矣公才智通敏負器局論
事果斷無媿阿態在地官為大司徒金公所器財賦
出納凡經公籌畫不復訾省在山西徧歷州郡覈實
戶數立上中下三等法均其徭役民用利便奉勅督

餉軍餉二十萬石實邊康事集而人不知勞陝西地
據三邊動輒有警徃歲西夏用兵為粟轉輸皆公調
度洪梁水溢涇陽縣治堰以救其勢賑恤匱乏存問
乳獨其淮民如山右而加勞焉蓋在山右者八年在
陝五年而有河南之命先是流民嘯聚荆襄南陽山
谷間以百萬計朝廷求堪任補循吏者命宣於公

上始欲任公矣拜命後公以去被以煥秩加賜寶璽
公年時直抵其境宣

帝命周行賑濟者占其六者為最

盜起房竹縣境相提對劫公曰是曹氏也
猶撫諭之弗從乃請加兵俘獲數十人表議謂當捕
刈公持不可曰穢厥渠魁有從罔治此

上意也第戮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人是歲畿內八郡歲
凶公聞命兼程以進首聞預備四倉空無所儲百方
營聚有司怠於趨事者公絕之恚而東宗鉅室又憚
公勸分遂騰口肆謗公一無所顧惟汲汲以康濟斯
人為務比移河南先聲所至人益慕類化行俗阜
上嘉念公寵賜絲段四表裏而公亦感

上知遇益勤於事剖決無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所至

敷求人瘼搜剔吏弊禁游未抑豪右奸宄屏跡而善
類知勸公夫性介特與人交不苟合始舉進士鄉人
有為中官者氣焰熏灼人趨之恐後公絕不通問家
雖富饒其自奉極清約祿俸所入分給姻族一娣妾
居時加問遺二兄傾逝厚撫其遺孤子而處諸弟篤
友愛塾師夏處莊匡文佐卒亦卹其後嘗聞義阡墓
死無歸者蓋公既豐顧從弟叔瓛亦起家甲科歷官
郎署群從子姪或輸粟補官或明經擢科後先相繼
父每以盈滿為懼寓書戒之俾知嚮義故公平生所
為多義舉其性尤酷嗜文史殘碑斷碣打掃必見

異書必重購得之作爲文章渾厚沈著於詩尤有思
致遇佳山水吟眺終日公退手不釋卷蓋其嗜學之
心久而不倦中歲既有逸志遂題其居曰宜間有宜
間集若干卷藏于家其先世有令德曾祖廣元季舉
義保障鄉邑時識者已占其後必興祖原振考宗淵
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張
妣朱皆贈淑人配唐氏由安人累封淑人子男一即
紳以蔭補國子生孫男一曰昂公自束髮即有志天
下濟世康民之具皆其素蘊嘗與其僚南劍黃琛西
蜀陳价三人者以意氣相期嘗曰使吾輩爲朝廷獨

當一面憑仗威靈狗以驅馳功業之成期於不負後
三人果相繼爲方岳陳仕至都御史黃卒官戶部侍
郎出入朝著卓然與公相望實諸前言不爽毫髮傳
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如伊傳管
樂是也嗚呼使天假之壽考

上信任不衰其所就不廢幾古人已乎銘曰天佑
聖明英賢挺生發名成業爲時股肱地方劇曹岳牧重
鎮肅肅蘭臺秩號雄峻士霑一命亦足爲榮公于其
間屢踐屢更步履所至茂隆聲實維

皇聖明嘉乃丕績邦計所屬錢穀委輸黍稷絲枲待用

無遺壘歷雄藩于秦于晉或專或禪厥聞大振民有
父母國有屏翰公宜久任遽罹家難入貳司徒既有
成命屬茲流移須公撫定回授中丞秉鉞南征公霽
其威仁施惠行弄兵潢池何物小醜苗薶髮擲微公
孰宥邦畿千里凋瘵以蘇越茲大梁載道歡乎公官
雖進而志則退天不憖遺邦國殄瘁訃音來聞衷感
宸極賻奠有加肇建塋域華皓一節哀榮始終銘以
美辭以詒無窮

戶部侍郎馬公神道碑銘諒

王文肅公撰

南京戶部左侍郎致仕馬公以成化壬寅十二月廿

四日卒于家訃聞

上命知和州葉曉諭祭進士王璠嘗墓有日其子永賢
乃持葉知州狀謁予請銘公諱諒字子諒其先汴人
六世祖必興仕宋江淮統制因家于滁之全椒必興
生天麟元江淞儒學提舉高祖正甫龍興路學教授
曾祖信叔登延祐進士第元季倣擾伯祖九成舉義
批

太祖高皇帝渡江系建奇勳授金牌萬戶與陳友諒共
舉義解滁歿死之

上制美遺孫賜居秋州故奉高州人祖九思考雲以

公貴贈通議大夫應天府尹禮部尚書人姚休
公貴贈通議大夫應天府尹禮部尚書人姚休
姚休澤聞而異之曰顯吾門者必是兒也自幼聰穎
絕人書數百言過目便能成誦七歲入家塾十五入
州庠初習書禮一經後專攻於詩宣德壬子領鄉薦
癸丑中進士第觀政戶部督賦廣藩丁外艱服除授
行在吏科給事中數陳時事聞切知大體奉使山右
封藩王恪謹禮儀賞賚一無所受正統甲子陞山東
布政司左參議景泰辛未陞應天府尹天順丁丑陞
南京戶部左侍郎三月奉表賀闕下陳情歸省有寶
鑑之賜六月丁太淑人憂庚辰召至京莅事戶部壬
午復南京戶部癸未滿九載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蓋
公尹應天時嘗忤權貴思有以中傷之久矣至是以
公老疾為言而公年纔五十八實未老士論惜之公
為人精敏究心吏治其始至山東也循行郡邑訪廢
政得失察百司賢否廢興黜陟悉協公議會河決張
秋朝廷雖遣大臣治之然分理之務多出于公水訖
不能為患正統末胡虜犯邊降虜安置山東者欲乘
機為亂朝廷憂之以勅諭三司戢民守城公曰此勅
不可使聞於衆俄有馳生擒胡寇文移至者乃集衆

論之來歲惟願民有惑於後妻而欲置子於法公
其父母曰昔夫子為政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
不明也今爾子有凶德乃吾屬教令之失非由爾民
之罪也其父母感悟遂請釋之還為孝子有民婦與
夫兄有隙而縊殺其子姦人之婦而殺其夫匿其碑
券以強占民田盜米廩餘地以廣其居皆久訟不決
公一訊即伏其辜歸其侵地而於負寃者尤力為辯
雪比至應天府事填委公裁決如流案無留牘深水
民素健訟一日投牒至八百公視其虛實而異置之
召訟者曰某也實某也虛虛則受笞實則待勘民願

受笞者十七八待勘者不一二馬其俗人死而利其
妻者出棺斂之人已出棺復有載棺至者妻欲嫁後
至者用其棺而先出棺者訟于縣不直復訟于公公
責令曰薄俗不能禁民死無所歸安用令為乃杖出
棺者以棺給貧民而歸其妻於所親使俟終喪別適
馬六合貧民與其弟妻同劫人三斛粟事覺當棄市
公曰以三斛粟而殺一家三人吾不忍也乃為出其
弟妻其人臨刑號於衆曰吾死無所憾但吾尹之德
無以報爾旬容有因人死而棄毀其屍者所司擬以
支解人罪獄上公不可曰死後棄毀詎可與生前支

解同科為輕減之先時堂鈔獨歸于尹凡有供需悉出倚郭二縣民不勝擾公至一無所取分給僚屬之餘則儲以備燕饗饋贖又積其餘以為工傭之費名曰公餘錢凡重建府治備葺廟學創立貢院皆取給於此無勞民傷財之患既而擢貳地官曾未越月綱紀秩然政有未便者條陳於

上苟蒞於時無所顧忌先是為奏議時陳撫安軍民五事府尹秩滿陳郵民十三事朝覲至京又陳便民九事

上覽疏嘉之多見施行蓋公歷官中外餘三十年間無

私謁謝事而歸囊橐蕭然田宅讓諸弟姪別建居室少買田業治常產而家無綱紀之僕多公自綜理暇則閉門焚香繙閱墳典課子姪業明經而已當道至至訪以時事輒謝曰老耄無所與聞與守臣言無一語及私鄉人以請托至者拒絕之或以利動則曰吾後事其矣安用此為其清節雅操至於老而不變公素感未疾至是復作召子孫語以後事姻戚以候疾至者亦語如平時乃促沐浴衣冠端坐而逝春秋七十有七卒之又明年正月丙午塋歷陽山祖塋之次配王氏封淑人先十四年卒子男二長永賢王淑人

出成化甲午中京開鄉試次永年國子生側室出三
女孫男一曰中公為人厚倫重誼以孝事親奉兄友
弟撫遺孤接族姻皆篤於恩意與人交博尚道義處
同寅和而有節御屬吏嚴而不刻故其處為名士其
出為賢臣德器備于家勲業著于朝名聲彰于時雖
去不待年用之不究其才然舉以濟之古哲聞人於
公復何歎焉是宜銘銘曰馬氏世胄實基于汴滁和
再遷繼世逾顯維公祖考善德弗施慶鍾於公乃荷
寵綏公才夙成決科從仕黃門顯秩銓衡是泣出佐
魯藩入尹舊都

帝曰汝賢貳我司徒輔理宣化裕民足國曾幾何時有
煒厥績北臺之召尋返于南去險即夷公志所甘公
年未耄超然引退說間雖行君子所貴古有名言保
晚節難幽室全歸亦罔後難寵終有恩裕後有澤太
史作銘垂耀無極

副都御史吳公神道碑銘 琛 王文肅公 撰

成化乙未八月二十五日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繁昌吳公終春秋五十有一
上憐惜之命有司塋祭如制公之子約以明年丁酉正
月某日塋公于邑江冲山之原塋以走京師謝

上又命約入冑監以承厥蔭約感激

上眷追念先烈期有以表彰之遂奉其鄉人感達知縣
宣達狀以神道之碑來請嗚呼予與公同為畿內人
同領鄉書同第進士官兩京才名位望予雖不及公
遠甚至於以道義相期氣節相許固未嘗少間也公
未終之前數日嘗以書抵予賀予子沂擢第謂吾亦
有子頗知好學伺其成立當乞身于朝以歸從兄
噫公之所以望於予者何如也而今已矣晚節未踞
顧何所賴以
哉故於公之終既為位哭
又為
辭弔之則斯
非予其誰宜為哉按狀公諱琛字

輿壁號愚庵賦性警敏年十四補邑庠生日誦數千
言為文章操觚立成儕輩莫敢與爭雄正統甲子以
書經登鄉榜乙丑戊辰兩試禮闈不利益勵於學一
日方讀書嘔血數升母蔣氏驚往視之戒勿復學曰
脫以是戕生學亦奚為而公竟不少輟但掩覆無使
母知居數年學大有進經史子集靡不淹貫下筆為
文益奔放不羈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例選家舉相
先已久考章氏益不勇不娶至是始舉年二十七矣
癸酉秋拜慶南道監察御史尋擢中書右侍郎已亥
巡按四川所至熱於公事見其為人也來斯身人懷之

三載給勅命封父... 英廟復位武靖侯石... 無將之心公與同官... 日天變兩雹命還公... 事凡三司會讞獄囚... 練御史二人綜理之... 之領袖古之雜類也... 臺中稱賢辛巳陞大... 御史巡撫西陲莊浪... 檢田者占數屯糧五... 公首疏罪之西番扒... 不服協同平羌將軍... 三百級馬馳牛羊甲... 歲朝廷推恩加封父... 改元還朝議事適四... 鐸敗中止蒞臺事時... 焦思凡事有益於救... 切直大忤權貴雖民... 召還言官劾奏必置... 天子聖明第遷官南...

天子聖明第遷官南臺時代者都御史林公聰於公所

行事一無更張且言於人謂公實有益於民無負於國於是其誼遂釋而聲稱益重未幾丁母恭人憂繼丁都憲公憂兩遭親喪哀毀踰禮再春不御酒肉四方賻贈一無所受朝廷凡兩遣官諭祭公先以僉都御史三載秩滿至是始領誥命進階中憲大夫加封章氏恭人己丑服將終遣使齋勅即其家授之命巡撫兩廣至廣繞半載代回南臺未至復遣使以勅授公巡撫湖廣時湖南已數月不雨民嗷嗷望哺公禱祈不數日雨露足自是拊循郡邑問民疾苦窮荒僻陋之區無所不至凡在湖廣者五年威行惠施殊俗輯和會寧夏花馬池達寇入境兵部以公嘗在邊方熟知軍務擬奏巡撫陝西都御史徐公易置而湖廣鎮守三司又從民之欲兩上章留公甲午有旨許留進右副都御史適總督兩廣都御史韓公致仕朝廷求繼韓者僉謂非公不可於是撥公以去去之日郡邑父老扶携攀送齋咨涕洟而公亦為之悲不自已當時士大夫言巡撫大臣能深得軍民之心如公者前此蓋未見也公至廣其撫民無異湖湘而於訓兵練士則尤加之意蓋嶺南寇盜矯虔其為患尤非他方比也英德流民羅英郭瓊章聚眾剽掠命兵

論之新會新興連界有劇賊嘯聚流劫村落餘十年
公一旦馘其渠魁殲其黨與六百餘人猶獲聞之大
駭相戒歛迹柳慶諸州其寨穴也公親至其地檄召
之許以自新詣軍門俯伏聽命者日以萬數公曉以
禍福無不踴躍而去時識者又謂廣寇冥頑可以威
懼而不可以理論以理論之而革心向化如公者亦
前此未見也公為人勤敏自童州至沒齒無日不鷄
鳴而起二鼓而寢雖閫外事叢酌應絕無壅滯少有
餘閒博觀群書以資聞識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閭里
後生書教往復靡不手答動輒盈幅初若不經意者
而文理通貫情意孚洽雖屬草有所不及雖身居顯
位其自處一以謙抑待人無貴賤必以禮處故舊無
相忘有所饋遺纒及金帛輒辭不受其平生所得俸
祿又日費於賓友故子姓衣食或不給身歿之後貲
業蕭然視先公所遺不長尺寸娶蔡人章氏先四年
卒至是合窆焉維聖鳳陽千戶任君女一子曰約讀
書有成即公所語予者今為太學生四女長惠廉適
戶部員外郎嚴君子瓚餘幼在室公先世歛入宋季
諱伯繁者徙居太平之繁昌三梁山下公八世祖也
曾祖可立祖廷升皆不仕其先世譜牒散逸公纂成

之又為家規十八條以訓戒後人予為之序公平生
所著詩文多不存稿其存者惟愚庵集若干卷年譜
若干卷

上所賜璽書與公之奏議具在亦足以垂不朽矣銘曰
於赫

皇明道治治隆

列聖紹統群賢奮庸暨我吳公官登侍近珥筆臺端按
節邊郡遂丞大理荐陟中丞

帝曰汝諧殿我西平屬寇搶攘將

命中止淮人阻饑尋

命往撫頌聲既作流言亦興不擯於危賴我

聖明比官留臺出鎮南服湖湘救寧嶺海警伏允文且
武有燁其光人孰無死公胡可止有止者存有功有
烈雖存奚為有歟名節汪冲之原有碑墓門垂耀無
窮眎此刻文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卷之十七

伏羌侯武勇毛公傳忠

鄧都御史廷噴

公諱忠字允誠姓毛氏先世蜀人曾祖始徙雍之武威祖諱刺國初率衆歸附遂隸籍蘭州洪武丙辰歿于王事考諱寶以雄勇選充總甲永樂癸巳收捕沙州叛寇老的罕加伍長甲午集衆隨駕北征授昭信校尉永昌衛百戶竝贈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都氏妣皆氏並贈夫人公少膂力絕人善騎射年二十代父領兵進征寧夏至賀蘭山後擒番王也先土于并部衆馮駝以歸永樂甲辰復從北狩至半壁山

荷賚與四衛甘州標備軍德慶成九月征由先叛寇
散即思進至恰思擒斬鎮南朵兒只等陞武毅將軍
永昌副千戶癸丑八月征亦不刺山擒偽少師答卜
至伯忽偽知院乞察歹陞武節將軍正千戶甲寅
七月脩禦永昌考來口征哨哈刺脫歡山遇敵擒達
賊首完者帖木兒等陞宣武將軍本衛指揮僉事乙
卯八月策應鎮番等處九月涼州破阿台賊兵於三
岔河擒偽千戶土丹十一月黑山擒賊朵兒別台陞
指揮同知賞賚有加正統丁巳陞甘州右衛操備戊
午二月達賊朵兒只伯擁衆寇邊公從平虜大總兵
蔣公征勦追至兀魯乃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陣
奇功陞昭毅將軍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有銀碗
文綺之賜誥追封祖考如其官壬戌九月哨巡沙州
繕脩城堡邊民賴之甲子四月巡迤北天蒼毛目等
屢乙丑正月朝廷念公勲績賜勅獎諭加陞都指揮
同知仍舊操備丙寅 月哈密使臣朝貢歸過赤斤
沙州罕東遇達賊被掠朝廷以公素為邊夷信服命
出罕東追撫公至大集渠鬼諭以恩威虜即羅拜悔
罪盡還其所掠時聞沙州都督喃哥偕弟都領占潛
通瓦剌將謀內寇其弟鎖南奔已密受偽封祁王逆

去因令公覘之廉得其實遂擒番僧加失領真并獲
兵虜撤三紙械送京師復領兵往沙州收捕喃哥等
千二百人招降赤斤達保帖木兒男婦四百餘口事
聞陞都指揮使且有白金文綺之賜戊辰三月奉勅
征進罕東等處至失刺哈真界夜集虜營生縛偽祁
王鎖南奔并部下二百餘人招降沙州等處土達七
十餘人陞右軍都督僉事尋被誥命追贈祖考如其
官己巳七月哨接叅將劉震軍馬至半截墩遇敵奪
獲被虜人畜甚衆勅克右叅將鎮守甘肅景泰庚午
二月領兵繕脩高臺城堡堅完有備人甚賴之公一
日令男佺赴京奏事蒙特授佺百戶令齎勅回諭爾
父子務在同心協力盡忠報國時

英廟出狩虜廷公前所獲奸僧加失領真因得不死遂
投虜也先以師事之適朝廷遣禮部侍郎李實為通
好計至則奸僧加失領真欲圖復讎中公以奇禍因
諷問告李實實遽以其言歸報公將獲罪而甘之內
外守臣及其邊人俱為公訟朝廷亦知其偽置之不
問適福建賊起命公馳往協守公居閩七年天順改
元

英廟復辟即日召公於閩陞都督同知賜白金三十兩

續二表東應勞有加時公以勤勞膺獎

上遣太監賜羊酒藥物及日遣御醫診視公疾愈入謝
上思甘涼為西北重鎮欲得老成練達武臣乃命公協
同總兵西寧候宋誠鎮守迨行前一日召至文華殿
玉音下詢防邊之策公應對咸稱旨

上嘉歎良久從容諭之曰卿為國老臣舊在西陲民情
土俗諳練有素此行當宣布朝廷威德加意撫輯人
民俾知感恩報國遇有調發必得其用毋致乖違有
負委任之重諭畢

上親授公以玉帶明日陞辭復賜白金五十兩金織蟒
龍袍尋召至文華殿面獎丁寧賜重寶一錠蓋

上在虜廷時極悉奸僧之間而益信公之忠誠故恩遇
之隆如此九月領兵昌寧等處截殺鎮番等處隄備
策應涼州哨至板井寇聞公威聲皆遁去明年戊寅
上遣使就鎮賜明甲鳳翅盔綉春刀以壯軍容仍降勅
獎勵是年佺病卒公令次男倣奏辭原授百戶有旨
毛忠在邊効勞還着男毛倣做做百戶公受恩感激愈
深每征伐罄竭心膂務圖成功五月永昌黃城兒西
石門六月山丹紅寺兒甜水湖七月花寨寺溝凡三
戰皆大捷擒斬賊衆并奪獲人畜軍器不可勝紀已

卯五月陞右軍左都督仍舊鎮守公嘗護送都指揮
馬雲奉使撒馬兒罕及程侯使土魯番撒馬兒罕使
回又護送之公威望素著中外畏服所過畧無梗阻
辛巳正月虜酋孛來擁衆寇莊浪公與總兵宣城侯
衛穎分兵追擊之擒斬賊衆奪獲戰馬軍器人畜賊
勢少却隨領騎士三千於涼州十三里鋪墩安塘衆方
集適賊騎數萬突至公嚴督將士併力拒敵自黎明
至次日晡時士皆殊死戰凡百餘合賊應弦墜馬者
不知其數賊衆稍却虜酋復立陣前宣大言以惑我
軍重圍愈固公單騎往見責其不臣之罪目眦皆裂
援兵且俱至賊遂解去全師而還八月虜寇永昌公
屢截殺或夜劫營壘以撓之斬獲首級戰馬軍器并
奪回男婦三百餘牛羊驢騾以萬計癸未冬總兵衛
公與公計曰把沙巴哇等族皆咂馬吉思冬沙思俄
思哥兒阿兒加倉等番夷久在莊浪涼州永昌阻截
搶劫殺害官軍不舉兵勦除深為地方患遂合奏刻
日分兵攻之公分巴哇大族阿兒加倉小族至期拒
者戮之降者撫之不旬日功成惟莊浪軍馬進功皆
咂馬吉思冬沙等族不下公又合兵攻之盡滅黨與
各族良善番官酋長公與總兵撫安之按堵如故捷

秦進公壽為伏羌伯食祿一千石備守如故成化戊
子八月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聚衆萬餘據石城
砲架山流劫鄰境震驚關陝其山七峯險峻前此官
軍進勦每失利至是公奉初以行遂率其涼兵馬與
總督項公會行自十月初九發哨期以軍至放砲掣
軍舉烟次日至石城前門會議適遇賊迎敵時甘州
軍馬在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砲架山截山奪
險對敵後哨至賊已大敗礮石滾水至以車輪磨石
俱盡公與孫鏜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峯聞山上老稚
皆號泣奔走功垂成忽昏霧起他哨誤先舉烟掣軍
賊迷乘風盡抽餘黨以死決戰公顧孫鏜曰勢急矣
我受高爵厚祿職在滅賊誓不與賊俱生鏜亦顧衆

曰我

君我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首騎與祖破陣以進孤軍
相持自巳至酉戰凡十餘合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
盡公遂中流矢鏜前翼救仍奮馬殺十餘賊賊執鏜
斷其指裂其頤曰爾復能射否海亦赴救死之是月
十一日也夜半風起折旗拔帳營中士卒皆聞甲馬
聲舉下卒王寬夢公曰我必將滿四馬上活活擒未
既覺驚懼御史鄧公本端隔帳聞之即起焚香祝曰

公果有靈能助我擒賊當為具奏立廟祀公永無
賊就擒伏誅忠義所感天固自有以相之耶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且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可嘉其
與差祭給麻布一百疋齋糧一百石造營城明器錫
以鐵券贈奉天副衛宣力武臣特進崇祿大夫柱國
伏羌侯謚武勇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公體貌
偉器量宏豁故人望而畏之即而愛之性仁孝事先
都督公盡色養母皆氏早喪事繼母都尤孝謹能樂
友士大夫習之古兵法料敵制勝雖古良將不能
平居不喜遊畷不嗜貨利存心一以忠義為主其訓子

孫亦如之嘗又賜五倫書謂子孫曰忠義盡在是矣
汝等奉誦之母忽待士卒務察其饑寒勞苦惟恐有
一人不得其所故士卒樂為之用嘗征甜水湖陣中
一軍馬被賊箭而仆公以所從馬來之其指乘建軍
新役者幼丁無倚悉泐殷富軍家給其月糧冬布之
半養之其半貯候長成為婚娶之費凡士卒疾必與
湯藥至公自省問如已子其愛護軍士皆類此軍旅
所至市不易肆農不輟耕晏然不知有兵故喪還之
日關中饒運道塗行旅之人雖非甘涼部屬而平日
威信所感動者莫不揮淚相吊至有迎櫬而奠望聞

而哭者自公卿以及儒林將士吊奠賻祭相屬不絕
越數月不絕凡荷朝廷暨親王賜祭無不嘉其忠義
之節生榮死哀可謂至矣是歲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葬甘州城南公生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薨以成
化戊子十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五配真氏封夫人
子男四長佺錦衣百戶贈伏羌伯次雲事釋氏次俊
甘州右衛百戶又次傲甘州左衛指揮孫男九曰銳
今襲伏羌伯銅鑑鉞鎧鑽劍鐸鏃鐸甘州左衛百戶
孫女二弘治乙卯七月朝廷賜名其坊曰忠義以表
厥宅里丁巳七月欽命所司

欽命所司於甘州擇地建祠賜額曰武勇以春秋祭之
公名著華夷功施社稷侯封廟食金書鉄券輝映當
時流傳百戶蓋稟有生氣真宇宙間大夫也銳襲爵
弘治元年命掛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湖廣尋
改命總鎮兩廣信賞必罰威行惠施功高不居詩書
禮樂念念不置蓋有古卻殼之風得非乃祖積功慈
德及處訓之所致歟

都御史韓公言行錄

侍郎尹直

韓雍字永熙直隸吳縣人父以聞者後實家師事
宛平縣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官至右都御史卒

公生秀穎異常書過目成文弱冠重選補瀘天府學
生正統辛酉以詩經中第開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庚
亥拜湖廣道監察御史乙丑奉命錄囚有碭山縣學
教謝丘純因責膳夫祝磨兒其父令磨兒適去乃告
純誓死棄屍他御史問勘証伏尋屍偶於黃河傍得
一支解者認為磨兒屍遂坐極刑公疑之遣人蹤跡
得磨兒純由是得白

戊辰按治江西吉之廬陵等縣兇徒葉歲饑劫掠勢
甚熾公與巡撫侍郎楊公寧設法捕首賊二百餘人
悉寘重典地方以寧已巳少保陳先生循知公之才
特薦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黜奸貪疏滯
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丙子劾奏王府及王教
被違法等事

上命大臣覆實革其護衛而教授以下坐罪有差
英廟復辟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戊寅遷大理寺右少
卿尋復右僉都御史問決強盜十八人內二人誅於
同起二人讎指時左都御史寇公深云會問已明素
何公曰人命至重有詞且暫留問不實決未遲二人
得留餘欲行刑公復曰若不留指者將誰與證始留

四人後請者得自歸家者揮劉敬因石事遂坐有罪
敬曾進平五五房向依獄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
結交朋黨紊亂朝政者今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事得
志時誰不掩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安
會者何以罪之東漢時以朋黨二字害盡忠良覆轍
可蹈耶是冬奏勅巡撫大同宣府陸辭召至文華殿
諭遣之賜寶鈔三千貫蓋異數也至則卹軍士繕城
堡糾治貪蠹震懾慮志有古守邊者風旸未還議事
陞兵部右侍郎有忌之者適

英宗皇帝上賓因事遷浙江右叅政

成化乙酉兩廣蠻寇弗靖

上命都督趙公輔克總兵掛征夷將軍印兵部尚書王
公竑特舉公素有雄才能幹大事遂起公於浙拜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仍食從三品俸贊理征夷軍務公
既受命會於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從邊擊率達官
由虔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海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
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
制閩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夫兵有聚
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
賊巢穴不圖而越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

可以攻大藤峽後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
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
舉無不克何煩於逐乎自古蠻夷未寇不可以禮義
較惟勝之而已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拙速不尚老遲又何泥於
困乎於是命將分兵諭以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勢
可滅之機衆歡呼咸願死戰不逾月先破備仁荔浦
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共
四萬一千七十有奇捷聞

皇上嘉喜陞公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賜絳段六表裏叙公當蔭子公以與弟睦授錦衣所
鎮撫先是公與將士約能生擒被虜男女者准其功
故無妄殺之憐功成之日士皆歛迹無譁秋毫不漁
於粵廣人名其所憇亭曰運籌扁曰平蠻所以記其
實也戊子公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邊
慮請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

上可其奏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設總
府府中調度兩廣副總兵參將而下悉聽節制奈何
承制專決已久一以繩下不貸大吏以故得理者喜
不得理者多不悅於是有人上書言公不法事若干條

上知公功勞遠使勅褒獎公即引疾再三陳乞

上知其誠惻特賜俞允俾致仕時年五十有二

公為人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不為崖谷有信

義發植奸伏如神然每存心於愛人不事苛刻乘兵

權於一方未嘗濫殺一人政務填委不忘文事摘詞

酒翰思如湧泉無少疑滯嘗作江西第一樓等詩著

平蠻錄多膾炙人口

並尚書張瑄撰行狀

公聰明才辨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適閩廣慶州寇發

剽掠及境公設法擊却之當時巡撫侍郎楊寧稱於

衆曰韓縉衣聰明百倍於小子官民奏留重按一年

回朝陞廣東憲副不數月陞僉都御史年未三十民

情吏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凡臨衆決事動發百餘

言皆引經拔律無一語踈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

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例繼公巡撫者以為不及嘗

念陳芳洲先生為舉主赴鎮經泰和躬祭墓下流涕

不已曰士為知己者何能報也

韓縉

公奉命以討有罪一以仁義誠信宅心師至之始即

律之曰夫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非以順

而動不可也若等勿盡劉無辜勿濫容首惡勿逼彼

之未降勿乘我之疲今斯事濟矣衆咸曰諾於是發

偏師先下荔浦修仁西延陽峒然後移兵衝藤橫石等八百餘寨所過之地如摧猶如破行自成化乙酉冬十一月至丙戌春正月凡五征不克者一舉而平之

公之用兵一運乎心德之微而全活虜掠之衆則公之仁足以協群情矣首惡而罪必誅威震而刑不濫則公之義足以討有罪矣撫安來降而弗畔其約則公之誠足以化強暴矣號令必嚴賞罰必當又公之信足以及軍旅矣

是歲七月一戰而克遂以七軍之在行者分為五路八月進全州興安凡若干戰賊大敗九月又往廣西五路發兵進討荔浦修仁十一月師至大藤峽又鑿為二十五哨固守衝要四面夾攻賊預備險阻卒不可破以漆石搗木長鎗毒矢抗敵公忿然曰吾受天子重託生靈命脉在此一舉事若少緩則兵民膽喪鉅萬之衆肝腦塗地又曰文王之師攻必緩戰必徐者欲俟其羊心順服而全之也公復下令且招且撫得向化致附者一萬三千其怙終者則天誅不可以留乃申嚴號令以身先之肆兵前進萬衆讓手聲搖

山嶽一戰而渠魁就縛勢若泰山之壓累卵商嶽之
拉枯朽群兇大怙兇竄孤存旬月之間攻破寨峒五
百生擒一千有奇斬首七千三百俘獲賊屬奪回被
虜男女三萬餘口燒燬賊巢得獲器械牛馬無算乃
改大藤峽為斷藤峽立石以告來世捷報于朝仍以
向化者褒反側未安乃州治其地設巡司六所擇其
夷心信服者數人授以土官而約束撫安之施以實
惠量給以田使之耕各遂其生並平
尹直贊曰長材大器風采桓桓贊戎執法理劇劇繁
豹變于隱鵬息如搏愛遺江右功著嶺南奉身而退

繼者維難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卷之十七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卷之十八

修謨羅公言行錄

楊尚賢

羅倫字彞正江西永豐人進士第一成化間官翰林
修謨養病山間卒年四十

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轉而
片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建頃刻萬言中引程
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
妾之時少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
名第一為翰林修謨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
朝是留之臺諫皆不敢譏說倫請其私第告以不可

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及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做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不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甌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之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
少賤以徇人雖欲窮時其身寧可得耶以其兩字進
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惟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與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道於前而
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
白日足稱云

檄章

孤忠大節文文山者為宋一人高風直氣羅一峯者
為今一人有文山此啓故有一峯此書有一峯此書
故知文山此啓此啓此書蓋有待駢枝縣附而自會
者亦自然也予讀前史每見文山之烈未嘗不起千

古凌厲之想但予晚生不能接見文山肩字徒切想
望而已然越人去國期年得見似人者喜予雖不見
文山得見似文山者喜矣今之世豈無似文山者哉
成化丙戌附驥一峯之尾登第得拜一峯泰山喬嶽
白日青天蓋真文山者矣不徒似也嗚呼曾幾何時
而一峯謫矣及其再見又未數月而一峯病矣又不
數年而一峯卒矣嗚呼予於一峯當何如哉一峯跋
文山此啓自謂一字一涕張東自跋一峯此書又謂
一字一涕予於一峯吾道之哭世道之哭朋友道之
哭雖一字萬涕有不足以寫吾痛夫豈止一字一涕

者或大丞相

於乎一峯為道藝光覺為仁義邦郭為士庶依托為
當世醫藥為沛八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鸞為鼓萬物
之風而架層霄之閣其心洞洞其性落落其文浩浩
其行卓卓白日青天泰山喬嶽於乎一峯九原不作
吾誰與歸吾終從子於冥漠陳獻章撰祭文
人心皆孔孟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丘
白日金牛洞青雲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月上簾鉤

周英撰挽詩

侍郎楊文懿公言行錄守陳

同上

楊守陳字維新浙江鄞縣人中進士歷仕景泰弘治
間官至吏部右侍郎卒年六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文

懿

公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
長習舉子業詞理兼優屢出倫輩四方學者往往傳
錄所作經義論策之文以為式

何喬新撰墓志銘

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為講官多所啓迪一日講書武
成蕭公進曰魯論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
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

主有深居樂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萬居
無為詳情變難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
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
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
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為乃治佚樂而無
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
所以亡者耳此聖狂治亂所分惟

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

權倖有重公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私於
其人曰吾猶姜嫄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

改節邪 墓誌銘

詔集議祧廟禮官請祧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宗僖祖百世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
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
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宗
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
可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士廟之間既
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位

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為降而合食為非禮則
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
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禘祫而祧主歲於後寢禘禮行于前廟時
享則尊

太祖禘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不能從程敏政撰傳

神治元年春公上疏請

上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畧謂

陛下
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
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優詔嘉納備

憲宗實錄以公為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解部

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踰年公又疏乞致仕且曰

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者尚招

人言况臣迂疎豈勝此任伏望賜臣致仕養病林下

以盡餘年

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
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
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來
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邸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羣臣章
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附
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墓誌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嘗退避體若不
衣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事是非曲直則侃
侃剛直視義所在勇往奮擊雖壯夫不遠也嘗被命
教內侍省教戒多去為道侍與公同事者率因之取
寵貴而公獨無少資藉士論多之公博學多識於書
無所不讀過有所得即為論著書成嘗作五經四書
私抄而詩書二經尤為精刻至其家庭授而用以取
科者則專門易學 王與無神道碑

先生志行高峻學博而才敏開學之功孜孜不懈而
天資穎敏絕人古今詩文無一遺目輒為倍誦於凡

事功之屬于曰厥子心者未始不即之以賦咏作爲
詩歌以見意

公二子長茂元字志仁次茂仁字志道先後起家進
士茂元累官山東按察副使弘治甲寅河決張秋朔
廷遣重臣治河而武臣中貴各持有頭目糜用不貲
茂元馳疏上聞以是得罪請長沙府同知尋謝病棄
官歸屢為當道薦起弗果弘治癸亥尚書馬文升
較轉安慶府知府茂仁今任刑部廣東司郎中先
委議問刑條例兼總本部十三司章奏請達事體士
論避之諸孫美珩美璜美瑤美瑤美瑤美瑤美瑤

然王立又公之積慶云然誌

廣東布政陳公言行錄選

楊尚寶廉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進士歷仕天順成化間官
至廣東左布政使卒年五十八

公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遜游日坐一
室誦習未嘗嬉戲飲水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
自如為文理致深密讀之有味吳寬撰傳

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以刑法主威官吏相戒自不
敢犯

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

慎言其剴切提學兩學士者能為海華之文力彼數
其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宮然端坐以身為教人
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擢廣東布政使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
皆務為惠養計數辨冤獄聞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
漁于海舟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又邑
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冤悉
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舅為武職者逼娶寡婦
為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為奸利
役戶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

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刺國使臣市舶利其貨不
問公發其偽特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
入貢洵海還國云欲往滿刺加更獅子公言此西域
賈胡為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
所關善非細故中官既蓄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
及是每為阻抑怨益深乃誣奏他事劾事者求事實
不得必欲文議以罪克遠公赴京實人數萬擁留之
公在道病作行南昌而卒

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備默識不求人知其學
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詞過

稽言即手錄子用為力行之功者生言者不出其視
所當為者則勇於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
下嚴而怨至是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
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
無媿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
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並傳

嗚呼此吾友陳公士賢之墓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
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過於天下之大勇
國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奄奄無氣節間有之而檢身

之功或歎焉及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恒如
吾士賢則何可議哉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
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即
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沉甚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
不鮮也官轍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巡江西江西人
到今萬口一詞稱頌為名御史南畿河南士民遮道
泣送者為計復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被闕無時兵
民被擄者為計復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被闕無時兵
公歷歷吏張聚者證公吏死不從公名滿天下士夫
無間談不識論一時正人必念曰陳某張元稹撰墓

吏部尚書康懿陳公墓志銘後 王文肅公撰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莆田陳公以疾終于家訃聞命加卹典又命舉壹惠之制於是諭祭以文塋塋以式具如故事而以康懿易名又允合經禮

上念公

先朝舊臣所以軫不慈之悲而施寵終之恩如此吁可謂盛矣公墓有日其家以公治命來請予銘予感公知已不能辭乃按其鄉人工部侍郎劉公璋狀而銘

之曰公諱俊字時英別號愚菴自幼聰警不凡長遊郡橫治書經正統丁卯試鄉闈以閩藩第一人發解明年中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成化乙酉陞南京太常少卿戊子召為戶部右侍郎癸巳改吏部乙未陞左侍郎丁酉滿九載拜南京戶部尚書庚子奉勅改兵部參贊機務甲辰轉吏部丙午尚書九載滿赴闕

上嘉勞之賜以羊酒寶鈔俾還任無何疾作抗疏乞休遂加太子少保致仕賜璽書馳傳還鄉仍命有司月給廩米二斛歲供輿隸四人蓋歸既逾年而疾甚以

至不起公為人負一願志自為主事已詳有案
嘗天津諸衛官兵採秋青草即日奏減歲增之數三
十五萬束今止輸原額蘇松諸郡折撥銀為里豪所
侵者七十五萬兩有奇公往徵之不數月悉輸內帑
尚書金公濂大咨異之自是更景泰以至天順其所
任職皆嚴辦而賢能之聲日益有聞辛巳朝廷出師
征兩廣叛寇命公往督饋餉時郡邑殘破公私匱乏
百方籌畫事克有濟大率如弛鹽商越境之禁俾得
隨處貿易而引輸粟二斗于南雄梧州周是兵不乏
食而民不出賦輿論稱之是冬母喪乞守制不許明

年師還始歸莆又明年復任未幾而有太常之命先
是為少卿者多不檢一祠官缺請託紛然公至僉舉以
公遂怙怙服蓋其為務甚簡而公任之嘗不勞餘力
識者固已知非公久處之地矣閱歲再暮遂入朝為
戶部尚書楊公昂以剛扞自任不假貸於僚佐然獨
重公事經公斷制者即不復省屬時四方奏災異三
邊告輸輓文移選集議旁午裁決如流不淹畧刻
而靡不曲當人咸服公為不可及辛卯京師饑公奉
勅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
射利者公請於

上元雜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饑者獲濟壬辰

上命將北征特勅公總督軍餉于秦晉諸邊公倍道疾馳比至則邊庾空竭歲且不登芻粟價湧而榆林延緩糧道險遠輸者病之公乃發金于內郡市易且脩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便飛輓是行所向無敵虜酋披首公勞伐居多凱旋加俸一階尋遷吏部銓綜人物號為清允比陟南臺荐更留府剷除宿弊蓋不動聲色而事皆就緒不做威嚴而人自懼服名德老成上方倚毗而公乃引疾決去秩增官保而祿之終身豈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集卷之十九

刑部尚書惠安彭公行狀

宋僉事端儀

公諱韶字鳳儀八世祖戊始居莆田之涵口曾祖孟德妣氏祖體正祖妣陳氏以婦節聞父思孝鄉宿儒母林氏公幼莊重警敏劬書不倦少長識趣已端公父不欲其汎讀以分日力惟課之舉子業公於暇日仍取古聖賢遺文及子史諸書觀之入郡庠再試于鄉未利而公父沒自是生業益替而弟妹皆幼母夫人以遲暮之年夙夜懷憂公歲被徒以給用慈母心景泰丙子預鄉薦明年丁丑會試中第七廷對賜

進士出身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既而累遷至
其官封母為安人未幾丁母憂服闋廣東司
司署員外郎有張岐者自外臺擢右僉都御史協管
院事公以其人非才力論其不可而願朝廷收召王
竑李秉彜盛以伸公論疏入詔獄都給事中毛弘等
言公持論雖過心實懷忠得宥復職尋進本司郎中
廣東為司繁劇事多涉于難挾勢而席寵者左撞右
突公中立不倚屹然以定民之茹枉抱鬱失利而狂
呼者則為之鋤疆剔蠹效其有而歸之雖懼咎戾無
所悔恨外戚之臣指揮周遵與畿內民爭田願得內

臣及錦衣衛官往踏勘丈量之會有旨命公正法司
官以行舉成推公公至其地環視周匝揮算工捐弓
尺徑歸上自勅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戶報不及管
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
旱則資污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污下安有
空閑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
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復
詔獄科道交章言其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
先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耶立却其
奏庚寅陞按察司副使所至平冤滯無奸蠹敦風俗

郵民隱士辰冬分巡川東適至開縣有劉姓者元光
分二支一徙一留後者後復業與所留家人爭里後
而負遂陰曠安岳縣邑內兄弟焚滅其家男女凡二
十一人隣人為訴於府府以為事非干已且無證佐
尼不行公至聞之大駭督捕得邑民并其徒十餘人
一訊款服寘於法明年至合州屬邑定遠曾姓郡從
兄弟數家一日聞盜出沒邑人奔竄弟乘風入兄室
掠其貲護之他處先逃知所由訴於官第夜聚群少
殺之凡十有二人盡死乃偽為不知持狀詣公告公
鞠之得凶黨七人斃於獄其發奸摘伏類如此每出

巡郡邑民爭挽肩輿冀先至其境乙未春陞按察使
公之副憲也凡有淫祀在分司者悉去之至是以二
門外有廟祀五顯其事不經趙清獻公遺愛在蜀清
風鐵面正吾憲臣之式乃與同僚謀撤五顯像而設
清獻神主於位錄朱門問答有及時政與真希元諭
官僚之文名曰政訓以自警且以勵僚屬陳言時事
宜變於今者各王府祭壘省差內官及行人等官以
免勞費從之在蜀恩威兼著淑慝自分廉而不激明
而不苛蜀人懷而畏之至今數賢廉訪必首稱焉戊
戌春陞廣東左布政使下車首集父老百十人問民

所疾苦與利病而當與革者而施行之先是農民補
吏視房分罰其直名納公堂公曰取其財而責以不
貪可乎選俊秀善書者充之以積弊遂革鎮守內臣
顧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
擾公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
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凋傷國本為害反大也監船
內臣常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船司為造辦貢
獻之需公疏言今之官民富強不及於昔者蓋因害
財之多故也使及今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
為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願

將眷所奏餘戶暫與一年以後逐年停罷臣民幸甚
有詔減其半陳公甫以學行有聲干時公薦于朝曰
國以仁賢為寶臣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厚祿
顧於章醇儒乃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惟善之
寶至凡廣南一時名士公皆折節下之每於朔望受
民詞日至千百然決斷如流告戒諄諄如詔子弟民
卒感之至有不平輒耻見公而自去者儀門外有土
神廟亦更為泰政汪公廣洋之祠最後太監梁芳弟
錦衣衛千戶某在鄉國私孫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
罹其害公復上書言狀忤旨調貴州布政使濱行之

日廣之父者涕泣河下而去慈親追送數百里外者
又若干人巡撫朱公英贈詩有獨有羊城臨發處西
風卧轍烏聲酸之句蒞貴藩竟九閱月因俗為之設
施貴人安之如廣南先是太宰歷城尹公屢言公
賢可大用

先帝以是益深知之甲辰夏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蘇松嘉湖等處公雖聲稱稟然而鎮之以靜不
尚擊搏吏自不敢犯科而民益樂其愷悌乙巳夏召
為大理即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道改
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陳時

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滿考蒙恩贈祖考考
俱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妣皆淑人
今上登極臣僚交章論薦召為刑部右侍郎屬浙西不
靖承詔巡視公疾馳至誅嚴渠魁數人而劾罷守臣
一方晏然嗣歲之春戶部言兩浙益法久壞命公以
本官兼左僉都御史留治之公早夜講究利病所在
而參伍其說以浙西通舟楫益之利多於浙東而浙
東亭戶押配尤甚因定而折價銀之重輕及慶州等
處課額宜裁凡便宜事數條奏行之又憫煮海之氓
貪者以其山澤草蕩兩浙煎熬折閱征陪之狀畧分

宸璽浙江憲司金剛王輔與憲使毛勳不相能日開平
公堂公奏二人風憲失體左遷其官既遷轉吏部左
侍郎時三原王公為尚書得公為貳皆不避權責請
謁路絕人服其公廣成冬彗星見於天津詔大臣言
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公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減
役錢言時政得失曰正遊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
者非一公於正遊侍其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
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入匪紫炭盡付
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做做虛名實支遞掩外觀誰能
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乞而後下於該部該部
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寬
免有歐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宥
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
或有給還葬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覓地第
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宸攝伏
望

陛下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
氣上法

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良遠佞媚而斥奢縱事

勢歸於所成福必由已出終無又言朝廷一日萬
幾安能勞心周溥臣願

陛下執其要焉臣獲隨午朝心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
無補然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惟議經
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
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
許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各衙
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
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
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
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
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旨定奪若是事體重
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
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于
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
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與事則凡時政得
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張弛矣

上嘉之識者謂官與奉有消消照運之方士子及陞刑部尚書數日命侍經筵公掌刑憲務明慎而以忠為本嘗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之以善耳遇有骨肉相殘者輒憂形于色曰是吾之刑罰不足以止姦也謹於守法而亦常有法外之意■公素廉正貴戚中官往往為之斂手時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公紘發其贓貨鉅萬事聞屬吏公抵景于法奏褫其爵景挾戚睨干內降欲以破公議之是非用擠秦於危地公執奏不易朝廷不以公為然復下大臣廷議竟亦卒如公言其後景賊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公復言

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等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應追賊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宥海內聞知貪饕之徒窺此舉措一旦釋之其如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奸回籍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疏入不從左右有不樂公所為者摘公官屬細過以怵公而伸已志公怛然由之終不為所疑沮會元早求言公復因事納忠條陳四事其一以

本部為荆燕人事會本覆奏今半月有餘未奉勅旨及他奏請問有旬日方纔得旨者臣謂今日正一日二日萬幾之時若優游少斷不惟事見停滯亦恐志生驕惰群臣左右安於故常不敢有所論列矣四方傳聞甚非細故此時政之得失一也又該本部先前問得內使內官王萌苗通高永杞該絞罪俱各累訴究枉荷蒙

聖慈饒死發充淨軍臣聞自古帝王雖貴近必刑者所以彰天討之公若殺人不死復何所畏憚乞自今以往勿復輕縱庶得法度均平入心悅服此時政之得

失二也伏望

陛下畏

天勤政守法圖治事至物來隨即予奉宮中外廷視為一體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又先前問得百戶謝原管領隊軍何三等往昌國公墳上做工何三為脫逃不還工錢被謝原脚踏身死臣看得世情艱難財重命輕殺人犯法時常有之固非為此一事但聞道傳言今修

皇親昌國公孫德墳墳並諸往年熟麻之家相去懸絕凡百朝慶務為宏壯差官領軍為數輪流上工計年

不足悲人臣所敢當計豈在地下豈能自安是則
雖曰愛之非所以美之也上工軍畏恤蓋楚不得
已出錢產人中間貧乏者隨上隨逃而管工官員又
復請益前後展轉不得息休豈能無怨讟者哉此軍
民之利病一也本部又問得東安等縣知縣朱華等
被神宮監官奏其違例差役

陵戶臣看得順天府所屬州縣正役頗易應當雜差實
為浩瀚其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充

陵廟墳戶及勇士校尉人匠各色身役以避民差致將
見戶重疊加役富者累窮貧者逃竄村里蕭條人無
生意宜將墳

陵等戶定與優免幾丁餘者仍發州縣相兼見戶均當
差使庶彼此各得其所此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墳塋減去工程如
式備造俾得早完仍勅該部將

陵戶等役優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遵守推此及彼由
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皆時所難言者三月在
廷議黃春官先是公嘗以疾在告既已勿藥視事而
上于深淵三有定案某相繼天亡公疾寢加上疏乞

休養

上禮部再三仍令支俸在家調治公方以素餐自勅而
上卷蓋指述巨書官數命未視是年六月康強復進玉
上念公情詞懇切特允所請命乘傳以歸有司月終未
二石歲撥人夫四名為國愛賢者猶望公病已復未
以卒佐

聖天子太平之治而南京監察御史宗彛嘗率同列言
之於朝然公歸里後即擇壘地于縣之文賦里石鼓
山蓋不復有當世之念家居歲餘遂以乙卯正月十
有三日考終距生宣德庚戌九月二十三日享年六
十有六官自承直郎九遷而為資善大夫計聞

上命禮部諭祭工部為營壘域越月贈太子少保謚惠
安公壯歲嘗構草亭扁曰從吾公間自稱從吾生人
遂號從吾先生元配黃氏贈淑人繼配黃氏封淑人
先公五旬卒子男二長即瀟癸卯鄉貢士元配出娶
永豐令陳公裕之女次即瀚用蔭補國子生以疾授
嘉興縣縣丞側室陳氏出娶山東僉憲楊公琅女繼
娶貴州憲使卓公天錫女女一側室姜氏出議配戶
部主事余公微之子補孫男既夫亡三人今惟瀟一
子曰瀚而瀚則公命猶子瀧子實為之後云公天資
粹美淫養深厚其學以儒者為宗務清明其心以求

聖賢氣象色和氣溫而處教養取之氣自形終日端
坐非無間雜史則省察性情度已待人一於誠敬使
人可師而不可狎聞人片善則必紀錄服食器用不
求鮮美玩好之物泊然無所動於心與之居竟日卒
未嘗見其私喜愠在官守處事精明馭吏嚴整事無
巨細必身親視國事如家事視民疾苦如在己身至
誠貫徹上下所至如春風和氣著物隨所寓無不發
生其立朝直前無所畏縮忠義激發不以禍福嬰懷
讜言至計所以開

上心揀時弊別白是非邪正排姦佞而觸難端務使為

善者有所怙為惡者有所懼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
處退然如無所有是以上則

九重知之愈深下則賢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賤
隸亦皆知名云於弟龍醴友于篤至教養其子同已
子莖族之不能舉者若干喪處丘里終始欲以贊倫
起頽風進脩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聞所知
云挾家半載村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
可善其後而減宿咎武所著有名臣贊錄三卷續脩
清陽志十卷在蜀有成都志二十五卷在吏部有天

會日記是祀恒山有北岳代行案為尚書有秋臺錄

平生無著詩文石潭楊德君子卷一
不著遺海內大嘆惟公功在朝廷惠及黎庶著書滿
家揚名當代建立施設多至不可紀述謹擬其大畧
以俟立言之君子擇焉謹狀

僉都御史楊公言行錄

楊尚寶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進士歷仕天順弘治間
官至左僉都御史卒年六十三

公為童時性資穎直言動不凡第天順丁丑進士觀
刑部山東司政授貴州司主事獄中重囚動三五百
計桎梏年久多死于臭腐公每提督必給與飲食令

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命無算王忠肅公薦知嘉興郡
公至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御史楊公琅具
公善政奏聞旌異滿九載民老幼不忍舍去遮道留
之弗得立去思碑後陞浙江按察使下車之初憲綱
一時為之振舉初藩臬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
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
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悉以解倉
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明律
書數卷不棄棄而已制終詔起陞左僉都御史巡撫
順天地方外戚宦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

遷之禮貴於適成化乙巳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兼治
元年陸湖廣按察使復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于官

公為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
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庸人
孺子皆知其名 並黎淳撰神道碑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孔子孟子之所謂剛者吾未見
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君公度
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夢祥亦庶

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章
出百日謫去太守屢抗強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去
僉憲九載不遷辟謔去 羅倫撰送陳僉事序

吾聞侯以嘉興人物莫大於陸贄名宦莫過於楊繼
宗修志之餘皆欲大其祠宇實錄其行以萬古其人
於天下 莊泉撰嘉興府志序

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却之金承芳治郡久
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
猶有餘言承芳抵官以來蕭然獨處齋閣此二者尤
非夙昔之所多見也或謂公別白大明節目大疏言

論天淵三考非身金志通此蓋其細者也

掛不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卷之二十

南京刑部尚書張公墓志銘

董侍郎軒

公諱瑄字廷重別號古愚晚號安拙翁再號觀菴系
出宋忠定公後世家句容曾祖日宣元濬學教諭因
僑寓於滁國初徙江浦遂占籍居焉祖克讓忠信孝
友為鄉人所重考俊民行在左軍都督府都事以言
事謫戍保安衛後用薦至京公時甫十歲始喪隨考
與姊李恭人僦屋以寓行裝屢空考後授知縣德清
日趨公務公每旦受書於李恭人考常焚而器之曰
吾聞祖以來有捷遺骸者吾門昌大其在是兒

于後果以公貴禮者俱用賜與大起南東兩部尚
書祖妣徐妣鄭黃朱顧俱贈夫人初正統間公為縣
學生始業舉子受禮經於姊夫李公侃尋中應天府
辛酉鄉試刊行經義於錄明年李偕公同登壬戌進
士觀政戶部李公後官至都察院僉都御史公以師
禮事之終身奉李恭人如其母未嘗少衰甲子授刑
部四川司主事時司寇俞公士悅待屬甚嚴每稱公
賢能以勵諸司戊辰以外艱去職景泰辛未服闋仍
除湖廣司主事明年陞本司員外郎時太子少師兼
吏部侍郎江公淵奉命南京等處公幹奏公才能欲
與之俱適江以憂去不果是冬陞本部四川司郎中
癸酉陞知府吉安吉安民素號健訟日不下數十百
人公斷如流且屢辯疑獄痛革吏弊發奸摘伏如神
吉民畏服然吉俗信鬼歲刻木以像神且寇裳聚衆
迎送以徼福澤公禁之弗聽出遇諸途遂叱令棄像
水中民首倡者悉寘諸法無何公遘重疾郡之長老
皆曰神為祟也請復之公執弗許病亦尋差郡民給
路引者前例每引取銀四分謂之堂食前守悉為已
有公遵舊制稅牧豬弊一貫仍為公費丙子夏郡大
饑公申上司不候報報發賑以賑民饑者活者多郡

學諸生有匿之者報券俸給之若彭敷澤楊曾友輩
皆魁甲科為名宦實公所造就也後屬廉而貧者家
有婚喪皆設法以助之又建閣於學以藏御書建祠
於郡以祀忠節文廟府治橋梁道路皆修治完整公
私一新時巡撫都御史韓雍氣燄烜赫郡邑皆望塵
雅拜惟公不為屈蓋公居官剛正嚴明吏部每考治
績恒居天下第一天順庚辰遂由郡守陞廣東右布
政使去吉之日老稚扳留不獲存其靴郡中後人復
建亭刻石以圖不朽公至廣會廣西流賊越境攻破
屬邑連山公督官軍擒獲賊首莫文章等築城堡改

邑治民願以安賊徒周公轉等嘯聚於陽江縣黃江
也歲久道路不通新興縣頑民鄧李保糾結流賊殺
害居民逋負糧差者幾二十年官不敢詰公皆勦除
之甲中流賊復來劫掠民被害尤甚公復會兵逐殺
賊乃遁去大藤峽蠻賊屢肆猖獗朝廷兩度出師頒
給練段銀牌等件以旌軍功公累受練段一十八疋
銀牌一十四面特賜公大紅織金雲鶴衣一襲銀錠
寶鈔九疋後左布政使周鐸右參政卓天錫相與歎
公忠勤共求大學士商公輟為文勒石以紀其績又
嘗躬督各屬造預備倉六十二處修理陂塘圩坪四

十六百六十六度修築廣州新會等府縣城垣計
二度廣表尋丈者于堯以碑石俱國民利而利之無
一慈者戊子轉左布政使先是各該吏典知印承差
會同巡撫三司等官奏按公曰此布政司事也專之
人莫敢侵己丑冬公滿九載當赴京軍民千餘奔走
乞留於是巡撫鎮守等官交章薦公學行才識剛方
仁惠乞留在任以慰民情詔可其奏辛酉朝廷錫誥
命有操存端方才識通敏之褒封贈三代壬辰奉勅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初所屬郡縣多無
糧儲公命各建倉廩勸富民出粟以備凶荒民至今

賴之沿海官軍先因事減支俸糧三十餘年遂以為
例公知其貧命依舊支給官軍感惠立石頌德闕安
鎮出海有二港勝國時有缺索橫截港口以禦海寇
歲久廢沒公奏命所司造缺索三每索長百有餘丈
兩圻維以缺橋中以舡二十隻駕之小港如大港之
制而索差短由是海寇絕迹其敢往來事詳載於
士林公文重備國史載之山海寇林壽六魏懷三等
攻劫鎮城歲久不獲其鎮守等官屢被劾責公至盡
皆成擒獲其首領等處備滿洲強賊群聚阻塞道
路公檢賊首等首領等處備滿洲強賊群聚阻塞道

得宜之說每守大重履歷未詳公執持之事聞其去
鎮守人民稱便由情所屬初志有礙於家十餘載
者公嘗憂責重不獲日與妻者七十餘指甲午秋大
奉勅巡撫河南風化益振請司少有不職公或知之
輒惶懼謝罪時接使使何香新副使陳選並有廉廉
聲公奏聞旌異使俱至大用人謂公有知人知明河
南軍糧二十七萬石先在元城縣地方交兌公以為
元城非河南所屬難以鈐制改置倉於彰德水次軍
民稱便乙未秋公以例入京議事因奏時宜若安排
流民責成守令修舉武備甄拔滯才等一十八事該

部皆議而行之河南大饑公發廩賑濟仍於城四門
及各寺觀設粥以給饑者出官庫衣布以給寒者無
居止者查開廂空屋土窰以處之活民不啻萬數戊
戌改南京刑部左侍郎因見廣東司事繁即添主事
一員累歲繫逮罪囚不旬月間各得其情問擬如律
自是獄無冤滯壬寅秋以都御史侍郎通九載考滿
赴京陞本部尚書南京御史何舜賓等坐犯賊罪徵
州富民許通吏強奪人田當道為之請馮公不聽咸
正以法丁未春公舊七十有一上章慊乞謝事退而
家居尋被詔命封三代如制公居家孝友慈愛每

遇初度之日未嘗忘舉飲酒歡時祖考忌辰亦必痛
戒祭祀諸弟妹六人姪四人婚嫁教育之事公皆以
身任之先世產業悉讓諸弟不取仍以俸資周之雖
疎遠宗族亦皆使得其所初公將生母夢神授一兒
既而誕公容質俊麗目光炯然孩提時性識聰敏稍
長博極經史屢以學問師範於人諸生若郁珍蔣達
輩先後俱領鄉薦皆公門下士也為詩文才思溢出
下筆立就自成一家且天性儉約於物無所嗜好惟
聚書萬卷以教子孫居官幾五十年自奉如寒士其
視勢利益泊如也一日偶得疾未屬續前數日猶作

送儲考功赴召序聞地震起坐作詩皆忠君愛國之
語人多誦之平生所著有香泉稿二卷粉署餘閑稿
一卷凝清集八卷閩汴紀巡錄十七卷奏議八卷南
征錄三卷安拙類稿若干卷公生於永樂丁酉十七
年七月七日卒於弘治甲寅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春
秋七十有八夫人吳氏潘氏劉氏側室查氏史氏魏
氏楊氏生子男七人然儒士學行方正雅有文風綱
山西布政司都事編義官紆嘉興府檢校紡由舉人
授樂安縣學教諭後應天府學生鎮江浦縣學生於
戲公學行淑諸人文章行於世政事及於時

於時卓然為國名臣雖用之帝鈞神機不可
其已矣尚幸諸孤書香不墜豈天將令義於其後人
耶公既卒該部以聞

欽遣南京禮部致祭於家南京工部先以營造墓域於
江寧縣安德鄉唐家山之原將以弘治九年六月初
九日啓劉夫人之壙合葬公側室查氏夫人從
子紡教諭就養樂安終于官舍至是歸葬亦將寔焉
訖孤先期奉其姻家陝西藩司致仕在秦議王公微
及其甥知府李公德恢所狀事行詣軒表經稽顙乞
銘且謂公遺囑必得重先生銘我瞋目無憾也顧軒

不腆之言奚足為公有亡哉然公命也銘惡可辭銘
曰偉矣張公才鉅德宏敷歷中外名位兩崇粵音乃
祖傾廩惠窮長發其詳公寔慶鍾少而慧悟長益豪
雄博稽經史智無不通逮登仕版剴介辭同文章板
俗道義萃躬愛民如子事

上以忠吉旣聞汴恩威並隆禦災捍患所至成功肆晉
司寇簡自九重執法不阿折獄在中矧厚姻族資給
甚豐瑤環瑜珥振振卓錫年踰七耋高朗今終唐冢
之原馬鬣是封內銘玄室虹光燭空

張琦字德潤廣東番禺人進士歷任天順成化間官
至知府卒年六十二

撫為江南大都民繁物阜頗稱難治近年為之守者
惟閩漳王公昇和易定嘉祥符王公宇清峻可尚耳
今番禺張侯實兼之焉而問學文章又過之遠甚有
兄弟爭田者路怙其重名久不能斷侯一言定之

有寄籍治內者前官憚其勢位莫敢差發侯處之以
公屬邑鄉豪殺人繫獄實緣貴要請囑百端而不為
之動卒正其罪他如詭立戶計苟免科徭隱瞞丁口
影脫軍匠與夫曹屬糧里交通富民害良善吞併

窮苦等弊革去幾盡而文學聿興士風丕變故隣境
大旱連年饑殍盈道獨吾撫少豐不至甚乏皆侯德
足以格天感神且賑貸有方而然耳是以成化三年
春郡圃及四郊有野蠶成繭士民皆以為侯之德化
而侯若不聞今成化四年夏境內野蠶作繭彌多衆
遂詣庭聲賀願聞諸朝廷侯曰休禎荐降聖世常有
非不德能預聞之恐招物議止之黎近撰野蠶成繭

歌并序

却什器罷快手清詞狀抑豪右輕引錢制奸吏驅老
兵絕乳媪杜裁縫加屠牛課諸生禮賢士不與燕會

不獨私謁前之臺政之積弊一其法不勝悉行
必由式善者吐氣惡者潛蹤四民各安其業無復先
時之愁嘆非訾也瓊喜而忘寐每有公評庶幾如王
祥符而仁恕過之翰墨如周莆田而公正過之當於
古人中求匹也禮部尚書徐瓊手書

以長才治大郡正操利器遇盤根錯節時也清聲雅
聞溢於傳誦之曰夫豈幸致南京吏部尚書王慎手
書

漳州府知府張侯成化十年夏到任秋七月洪水百
姓淹沒發舟奔棹活數百人給衣食同財物亡者設
齋具饌招免以吊繼值旱災祈禱霽足學館從新增
寘負租具實奏免修南橋民登坦途開港道大便灌
溉士子專經延他經以博人材鄉飲苟簡考禮宴耆
碩以敦風化不為勢却撓法不為奸瞞遺吏功德之
盛皆為實錄凡諸被惠今列屋莫居思欲以報生我
之恩請文豎碑侯名瓊字德潤番禺人中進士授主
事以才擢知撫州通經學古才宏器遠威儀山立筆
翰如流廉靜惠利博浹物情願為政若共緒餘今知
漳州地之相去遠絕民之相離日遠家惠懷德惟恐
失墜雍按事實昔謹以詔夫當道者兵部郎中林雍

讀漳州功德碑絕句云罷守三州卧兩山漳州面目
此碑間郡人欲識蒙菴老也傍斯文捉一班別紙錄
上兩山先生一笑作碑者林蒙菴叢於京師見其人
慎許可人以是信之今在靠他作證明師也蒙菴見
拙詩當為抵掌又云漳州功德碑絕不類時樣文字
亦一奇也絕句寄漳州林蒙菴刻于碑陰以彰太守
之美翰林檢討陳獻章撰詩并跋

烏乎德潤乃至是邪方其進也予期君以大用微以
常理謂其必得既而不果遂追其退也予期君以遐
年謂其必得於彼必得於此今也又不遂烏乎德潤
予以君故而今而後不敢復評天下士也已大學士
丘濬祭公文

易州人物志 張鵬

戴給事中銑

張鵬字騰霄號拙菴世為保定涑水人曾祖思義祖
彛仕國朝官至慶府左掌史父築兵部職方主事並
以公貴累贈至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公幼
已負卓異不與里中群兒嬉年十四失所怙繼夫所
恃雖廢業疾而向學則勤勵不懈及入邑庠才思日
以充正統丁卯以詩經領順天府鄉薦景泰辛未中

禮部會試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
立朝審諤有才名凡百施為務持大體畧苛細常條
奏時事關民之休戚者十而人服其切直朝遷嘉納
悉下有司施行之甲戌監會試公明之譽籍籍尋按
治隆慶等處乙亥監南和伯軍之湖廣丙子清理京
畿馬政在在卓振風裁賢聲益著天順丁丑武臣石
亨恃寵作威福人莫敢犯公奮不顧身率同列極詆
其罪亨憾之竟被誣構謫戍遼東鉄嶺衛尋改廣西
南丹衛後亨事敗人服公躬見幾先甲申

憲宗即位宥還乙酉召復舊官明年超擢福建按察使
戊子夏廣西缺官巡撫權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
徃公常謫居其地俗諳民夷土俗凡政令之出甚合
時宜而邊境用寧己丑言官劾中外大臣之不職者
誤及公

上知公忠直獨留巡撫如故尋改理南京都察院事是
非予奪一以至公而臺綱振肅辛卯春復改都察院
總督漕運兼巡撫准揚等處明年盜發境丙申勅巡
視鳳淮揚廬四府徐和滁三州公以恩信為治輯捕
有方喻年盜息甲午仍還南京理院事是年夏擢右
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丁酉召為兵部右侍郎己亥轉

左傳辭去實特拜尚書中丞春進階資政大夫冬加太子少保自是多疾常在告蒙遣中貴湯藥之資皆太醫視療累乞致仕不獲先後復請不已

上察其意堅賜之勅俾馳驛以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夫四人陞辭復賜鈔二千緡皆異數也寔乙巳之夏閏四月馬丁未今

上即位詔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居家優游自適凡七年而終享年七十有二訃聞詔有司營祭葬如故事賜諡曰懿簡公之劉直貞介夷險一致凡六為堂憲歷內地邊方者八所至必感激自効竭盡心力而務

臻宜民宜人之實其為兵部責任益重公以身殉國不計利害嘗戒僚屬曰處事不患不明特患不公耳公則何事不可為耶京營團操軍士多為將領私役公力陳其弊

上即日命內外大臣并臺諫官簡閱得數既多得入且精遂嚴私擾之禁申訓練之條營伍肅然故事主將偏裨缺人必集廷臣各舉所知以待兵部請而用之年久寢廢或舉亦未盡公公請覈實具名以聞否則有罰自是號稱得人遼東守臣以擒獲虜幼男女來獻者既而悉分給中貴公懼將士肆貪殘以啓邊釁

即奏止之大同官軍失機於夏米公請治備裨運進
不進之罪及大臣之統馭失律者並械赴京處置一
時軍法大振雲南木邦為其屬孟密思柄專利侵侮
思柄因請自立為官司領屬修職貢朝議既從之公
言此夷未奉旨尚爾恣橫况從其請使之得志乎宜
降璽書以理論而抑之也

上可其奏而入服其遠識公平居雖溫和其處事則毅
然執義不可奪有武臣與得金齒衛叅將託權貴人
薦用公力言其公非將才不可用辯論反覆語益直
色益厲而竟不從有撫治流民者久不得遷上言流

民非得風憲大臣治之不可其意蓋自薦也公言是
在人不在官如其怠曠雖風憲大臣何益而事遂寢
公臨政簡約每以生事喜功為戒當歲饑四方奏多
盜而山西河南諸處尤甚公報言此輩特逼於饑不
得已為盜耳惟罪首惡者一二餘悉宥之則其黨自
散矣各道奉行未幾果無事其居官處事蓋如此公
為人悃朴無華雖居顯要自奉如寒士資性樂易茲
重不立崖岸不輕笑語其色侃侃若不可親然待人
真誠故多樂為之用云子六璣濟南府通判琦瑋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集卷之二十一

副都御史謝公墓誌銘士元

大學士李東陽

公姓謝氏諱士元字仲仁其先上虞縣人在宋徙玉
融州今福清縣地也國初徙長樂縣始定居焉曾祖
鍾祖琬考著封建昌府知府妣陳氏封恭人公以縣
學生舉景泰癸酉鄉薦登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分
納京儲首論時弊力與中官敵敵者忿幸公去繫其
群吏因搆被公罪不可得數年權知建昌府建昌兵
多竊民財或官庇之公憐以危語督民法奸無所伏
大新學校墮會為卷躬督課學古對遠來黃

子諱惟幹之門而城民得若無事以爲神也公取
鴉噪其上民陽驚集來登之以爲神也公取
其石碎于庭乃止有妖憑者巫來言禍福患自云吾
畏謝公吾去矣巫遂如常民有懷券訟田宅者公造
見輒謂曰何得以偽券給我民遂伏罪僚佐問曰何
以知之公曰彼所訟二紀前事其券乃今式於是訟
者漸引去郡再飢公稍出私俸富民爭開廩延糴民
賴以不困大理卿夏公時正考覈官吏薦公治行朝
廷給誥命封其父母及妻九載民詣闕請留加從三
品俸仍知府事以內艱去改廣信府治如建昌永豐
縣有銀冶久闕處州越境盜鑛行旅幾絕公勸民兵
東至靈鷲山下直趨之邏卒遇賊二三輩矢輒發公
驚曰此誘我也函止之不及伏果四起賊環刺公中
左股血流滿鞞有巡檢大呼曰此謝公也賊乃退公
裹創出戰搆其窟而遷後改永平府以外艱不赴服
闋擢四川右叅政流民寇東鄉縣凡三劫公捕殺數
百人或議徙縣公不可命守吏甕城浚隍成以土兵
後境無變建始縣有頑民挾縣吏或邀于路以休代
者部使不至凡五十年公往往得首惡解黨盡散居
六年陞本省右布政使

上以金帛非公不可乃用廷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其地吐番有大小二姓生熟二虜相逼為亂吏
告急公託行邊繕亭障嚴斥埃簡軍實番覺有備帥
其醜獻羊豕羅拜道左公諭遣之奸民多代輸邊儲
實不時納公核其數得米十三萬有奇歲大侵民流
入藩府公置廣室十餘區為粥以食餓者飲病者以
藥死則瘞諸叢塚頽歸者給驛傳送之所活萬計蓋
其剽繁應變不局繩墨卒克有濟多類此可謂難已
公在官兩迎父養事從父甚謹三弟終身不異財所
得俸人使弟姪主其籍聚食千指或弗給自啜粥于

室以率儉旅孤而貧者必為之所建祠祀先置祭田
若干畝家政尚肅內外秩秩尤好學非甚疾不廢吟
諷所藏有約菴稿若干卷詠史三百首行于時公配
陳氏賢而克相累封恭人三子長廷柱陳出舉鄉貢
士次廷棊廷最縣學生孫三本寬本忠本裕公生洪
熙乙巳三月乙亥日卒弘治甲寅六月庚辰日享年
七十計聞

上命禮部遣祭工部遣官營墓廷柱卜卒之又明年丙
辰十二月二十四日墓公于懷安雞籠山奉狀請余
銘墓予聞公夙具才行所至有聲績而為郡尤著在

建昌士夫為立生祠刻碑頌德公聞而止之曰去歲
復立後嘗道郡郡人空巷出送至擁其輿不可行此
事編脩羅景鳴言甚悉景鳴嘗受公業今所為者狀
者也銘曰士必歷試其長乃見公閱二郡治行獨擅
久者建昌澤施尤徧前曹後臺周弗諧練內訓耕穡
外督攻戰隨時樹功曷徃非善民思太守若覲公面
彼情弗知公在藩憲史家者流有狀如傳庶有民社
于我民勸

王氏先塋之碑吏部尚書王愬

王文肅公撰

上即大寶位續承洪業圖任舊人乃首詔起尚書王公

于家命有司勸駕在道辭比至京又辭皆不可立拜
吏部尚書未幾加太子太保又辭不可蓋每辭皆答
以溫詔有年德老成久繫人望之張公感知遇僦俛
就職銓鏡人物澄汰流品振幽滯杜請託異時丐昧
宿弊一旦掃除略盡至於大政事大號令凡廷論未
決者公正色讜言力扶國是聞者拱服蓋公既悉心
奉國

上亦虛己以聽志叶道同行計施豈非千載一時之
嘉會哉公在位五年為弘治四年五月賜誥命進階
光祿大夫兼柱國贈恩三代曾祖考成祖真考考皆

贈光祿大夫杜國太子太保杜尚書杜執事
繼侯氏祖妣張氏妣周氏皆贈一品夫人
照耀門闕雨露之澤滂流來瑛公威激國維不刊
予自南都入朝過予言曰想世家關中高祖樂耕府
君以上皆居襟陽司馬村元至正中曾祖始徙三原
之龍橋龍橋距司馬村七十里實為唇齒之邦曾祖
字安止性耿介不羣治家勤儉人有緩急赴之恐後
卒葬縣北三家里與二妣合塋祖字惟真侯夫人所
出居鄉恂恂執禮嘗兩為鄉飲大賓縣大夫雅敬慕
之生四子長諱禮好學樂善言動不苟卒塋三家里

祖瑩娶任氏守節四十年辛勤撫育遺孤次即先考
字仲智號西園翁淳誠謙虛禮賢好施篤於教子配
先妣有賢行次諱德篤實不欺勤於治生娶李氏次
諱和為人質直非善不交娶袁氏恕昔為寺副京師
正室蓋夫人卒歸塋西園時景泰辛酉六月也遂舉
祖考妣伯妣叔考妣數喪而同窆焉天順甲申繼室
張夫人卒于江西藩司亦歸塋西園成化乙酉恕擢
副都御史未久先妣卒朝廷遣官賜祭戊子先考卒
復賜祭遣進士蔡晟即西園治塋域以己丑十月二
十日襄事於是享祭之堂制勅之碑法所宜有靡不

其先為其門曰王夫允堂厥後故和先物壽年亦差
于其次惟老學家能解幸勝

明聖以至有今日皆先祖考之教達也不有紀述何以
昭示我後人使知所自而近承之乎君其為我作先
塋之碑垂諸悠久幸莫大焉予聞公之家自渭川處
士以來傳六世積德百餘年宜臻顯融者久矣然猶
務韜晦訖不一施用以遺之後人以俟公而大發焉
此公所為積學勵行以出應時需歟歷中外致位通
顯而晚益際遇輸忠竭誠茂建勲業為國元老蓋公
既發其祖考之遺以顯融而光大之而復歛其餘贏
以遺之子若孫而公子七人並稱時考一官留府兩
舉鄉闈文學政事無愧世濟諸孫累累亦復秀穎名
門世胄當時解僦大書深刻植之基隧以修

上賜以彰先德垂之無窮詎曰匪宜詩曰三原之王系
出太原譜述其傳必演技善操陽之居龍橋之遷一
德相承代產仁賢著而未宣其宣其施其在公焉維
公挺生美稟卓異奮身儒科以階擢仕自庠而崇由
遠而通出入五朝綿歷四紀指弄權倖觸冒忌諱作

難辨時病奇利國家他非所計維公忠誠

帝將請知公休于家學使交馳公來在廷國有耆龜一

帝聖明曰予嘗老道無寵幸獲其祖考秩之家卿爵之
宮保兩國之封職錫嘉號公拜稽首祗服休命匪臣
之能祖考之慶靈美斯彰優渥殊幸曷願詩之傳之
有永瞻彼西園松柏蒼蒼三家里塋蔚乎相望遺蔭
後昆俾熾而昌更千百年祔此石章

大學士文莊丘公墓誌銘

何尚書喬新

弘治八年春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丘公以疾臥家連章乞致仕優詔不允遣醫賜
藥中官問疾賜食物是歲二月戊午薨于城東之私

第計聞

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特進左柱國太
傅謚文莊命禮部尚書倪岳左侍郎徐瓊諭祭塋及
祥禫亦皆有祭遣官次第行之工部差官造墳又官
其孫管尚寶司丞仍命行人宋愷護其喪歸將以明
年十二月乙酉塋于五龍池之原時喬新致政家居
管遣使以公門生翰林院編脩蔣冕所述行狀求玄
堂之銘且致其祖母夫人之言曰公治命也幸母辭
于愷在朝時公暇輒與公相過從論古今事得失公
嘗語子曰吾與子相知不啻君實景仁不幸死則后

施者錄之于曰諾我意公言直戲耳別去四五年公
猶不忘前乃知非戲也嗚呼方今作者如林子何人
敢銘公墓然欲固辭又負公久要之言乃叙而銘之
公諱濟字仲深其先世家泉之晉江元季有官于瓊
者遭亂不能歸遂占籍瓊山曾祖諱均祿隱居不仕
祖諱普臨高縣醫學訓科考諱傳賢而蚤卒及公貴
曾祖祖考皆贈官同于公曾祖妣李氏祖妣柯氏妣
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初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與
修寰宇通志書成擢翰林院編修

憲宗皇帝即位初開經筵以公充講官有白金文綺之
賜成化元年以九載秩滿陞侍講脩

英宗皇帝實錄成陞侍講學士丁母夫人憂解官歸服
闋詣京復舊職奉命脩宋元通鑑綱目成陞翰林院
學士十三年陞國子監祭酒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
仍掌監事二十三年冬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
憲宗皇帝實錄公為副總裁弘治四年八月實錄成加
太子太保職如故是歲十月命公兼文淵閣大學士
入內閣司制誥典機務公三章辭

上不允久之乃就職七年陞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仍兼太子太保自始仕至今四十有二年矣

公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詩文
正公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得行已之道不仕可
也者儒碩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以為
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舉于鄉為廣東鄉試
第一名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大學
祭酒蕭先生銜深器重之為之延譽繇是名益重景
泰甲戌復試于禮部名在前列廷試為第二甲第一
名及選為庶吉士讀書秘閣自六經諸史九流箋疏
之書古今詞人之詩文下至醫卜老釋之說靡不探
究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胥至碑碣銘志序
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不
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曰
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
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為然功過皆從實書之兩廣
用兵公上書李文達公具陳平寇方略文達繳上之
詔以其策付總帥其後蠻寇削平用公策為多時經
生文士為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
及禮部會試凡恠詞險語皆痛斥之恠排不恤也及
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某

道德者或過為詭異之行以微名公固亦會試發策
言之士乃知道以中庸為至詭異不足貴也其在太
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文忠公綜理微密則文
忠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
畧焉為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
行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語錄學者律未易求乃采
其精切者彙為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朱子
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
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
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
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
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今

天子嗣位之初公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
有裨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
公尚書且命錄其副付其書坊刊行

憲廟實錄成賜白金八十兩羅段八表裏仍遷官保喻
月遂有入閣之命蓋簡在

上心久矣公雖堅辭皆溫詔勉飭不允所辭公在位務
以寬大啓

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首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求遺書

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廉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敕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盖用公之言也醫官有瘵疾往來公家者以失職怨冢宰王公奏訐其短衆疑奏出公意科道以為言

上察其誣待公益厚公性剛直與大臣論政義所未安必反覆辯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姑媚取悅公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

上時不允問勞賜養之使踵相接于門文臣承恩眷未有如公者先娶金氏繼娶吳氏贈封皆一品夫人子

男子長白敦吳夫人出以蔭補國子生博學士文章
先公五年卒次崑次嵩皆殤亡季曰京側室唐氏出
女二適馮顥岑英孫男二長即備次向平生著述甚
多有瓊臺類稿瓊臺吟稿家禮儀節朱子學的世史
正綱大學衍義補遺行于世又作莊子直解未成公
博極群書有舉僻事問之則曰出某書某篇退取書
閱之良是尤熟本朝故典樂為學者道之纒纒如目
前事公今已矣世豈復得斯人哉嶺南人物自張文
獻公有聲于唐余襄公崔清獻公有聲于宋迨公四
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故見於功業者僅若此
然大學衍義補一書其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其
位盡行其言相業豈三君子所及哉銘曰嶺海之陲
靈氣充塞挺生偉人翊我

皇極其人伊何曰惟文莊醇懿內實英華外彰乃官詞
林乃登延閣乃侍講筵乃典國學穹碑厚碣輝映四
方緗編青篇百世有光

帝曰咨汝其代予言服休迓衡時惟汝賢公拜稽首臣
老弗克寵命荐臨公乃就職公之在位調膺均平百
吏奉法百度惟貞文為國華位登保傅天既生公奪
之何遜也

游我東海之東... 游我東海之東...

高楊濟 馬德 呈揚 志 志 志
六 羅倫 修造 陳俊 志 志 志
斗 修造 修造 修造 志 志 志
正陽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集卷之二十二

翰林檢討白沙陳先生行狀獻章

張主事 訓

先生諱獻章字公而姓陳氏高祖判鄉曾祖東源祖

永盛號渭川少躋不省世事好讀老氏書嘗慕陳希

夷之為人父琮號樂芸居士讀書能一目數行下善

詩卒之一月而先生始生母太夫人林年二十有四

守節教育之祖居廣之新會縣都會村至先生始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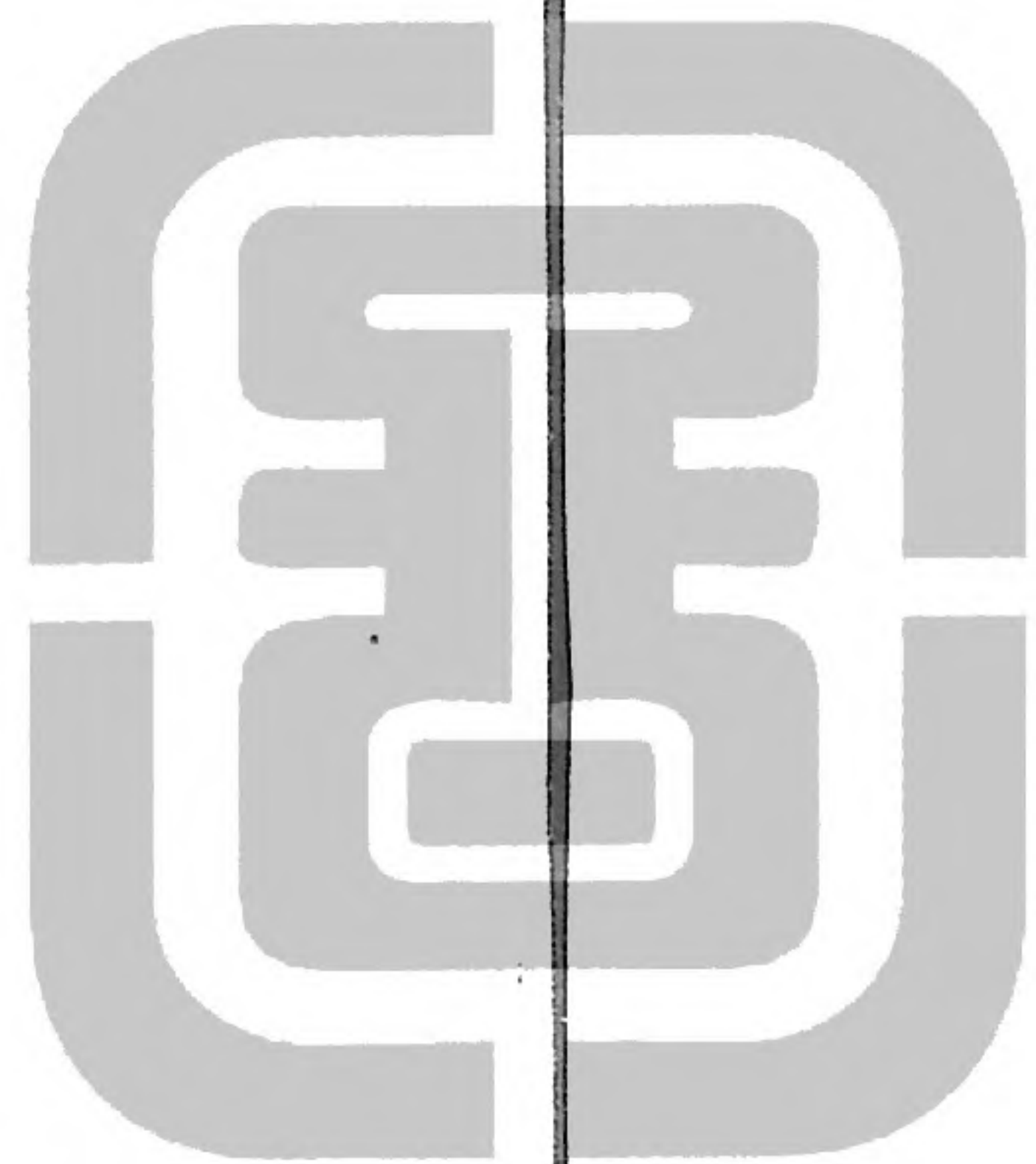
居白沙村白沙村去縣北二十里許天下士大夫重

先生之道不斥其名字因共稱之曰白沙先生至於

兒童婦女亦皆目其為陳道統云宣德三年戊申十

月二十有一日生於都會先是有望氣者言黃雲紫
水之間當有異人生焉黃雲紫水者新會之山川也
又有占象者言中星見浙閩分視古河洛百越為鄒
魯符先儒文公之說及先生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
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
戴方山巾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生前一夕
太夫人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諸異夢類是自幼警
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
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為難諧今諧若是子
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既老更號石翁少讀宋亡

厓山諸臣死節事輒掩卷流涕一日讀孟子有天民
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
當如此也弱冠克邑庠生其師見其所為文異之曰
陳生非常人也勢利不足以羈之矣明年丁卯中鄉
試



是有所警發南歸羅倫贈文畧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克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莊昶詩曰百年吾道在東周天下斯人豈易求誰為齊王留孟子自知堯舜有巢由鳳凰氣象終千仞北斗光芒共九州萬里東南溟海闊蒼生何處問乘桴既歸柱門潛心大業而道價響天下矣四方學者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

致禮於先生之廬先生曰飲食其賓客了不知其囊之罄也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賓友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臺臺不少厭倦翌旦精神如故雖少壯者自以為莫及也江右藩臬左布政使陳煒等修復白鹿洞書院成以山長書幣走生員劉希孟等聘先生為十三郡士者師先生報書謝不往壬寅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上疏畧曰臣聞古昔聖帝明王諮詢教養罔間遺逸小或致之大或起之動則賴以成顯著之華功靜則因以繫士心之嚮慕聲望手采蔚為國寶竊見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

素德性堅定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沈潛聖賢之書
窺體要通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今年五十餘請
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
不及獻章萬萬猶且叨食厚祿顧於獻章醇儒天未
及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有不安抑恐國家不及收
角坐失為善之寶也伏見天順年間

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處
以宮僚柰緣與弼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
效今獻章年方強盛大非與弼之比伏乞

聖明以禮徵召必有以補助

聖德風動士類疏聞

憲宗皇帝可其奏命有司以禮勸駕先生以母老并久
病辭時巡撫右都御史朱英懼先生終不起也具題
薦未云臣已趣其就道矣因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
則如予誑

君何先生不得已起至京師朝廷用故事勅吏部考試
會疾上疏略曰臣累染虛弱自汙等疾又有老母朝
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左布政使
彭韶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
核又廣東布政司等衙門題今起程臣以舊疾未平

母年加老未能執行有難官差奉行大書日久催迫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乘補藥體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朝見乃以久勞道路舊疾復作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黃頭暈視皆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陽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病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為歲臣病中得此神竟飛喪仰思

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夕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愛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

陛下甄錄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驚虛名飾虛讓越趨進却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瑄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子母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愛臣之

至愛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為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為府縣所白已蒙

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

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憂愈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所以日夜憂慮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

曲全之士惟

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

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之念乞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臣感恩深重國報益深雖死於道路無所復

辭矣疏上

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
愈仍來供職盡憂也先生以表謝其略曰臣本菲
材誤蒙薦舉又以老母在念沉痾在躬未得以承
試用

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使少寬旦夕之假已云幸矣
而又慰之以溫言寵之以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
復來此誠天地之量日月之明雨露之恩出於尋常
條格之外者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
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
效用之初心也又曰臣瞻望朝廷違離在邇雖圖報

有日而遲速未占俯仰愧怍無任感激戀慕表既上
又遲遲至於旬日始買舟南去學士李東陽贈別詩
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諭德陸欽詩
云逍遙佳客恣吟哦古寺心齋長薜蘿本為愛君觀
國屢可堪思母望雲多東郊信有靈光在西土空聞
鳳翼過應笑病夫方鑄錯汗顏何處逐頽波蓋實錄
也某先生同省人也素忌先生重名及至京師使人
邀先生主其家已而先生僦居慶壽寺某銜之後因
纂備實錄陰令所比誣先生學士某見之不平為削
去歸經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

石亨為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
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矣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聰選監
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以釣虛名或受
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暨歸歲有薦辟皆授詔
不行初應詔而起也道出羊城所至觀者如堵至擁
馬不得行歸之日有祥雲五色逸其第經日始散弘
治改元以來郎中等官婁性潘府萬某周某等先後
疏薦庚申給事中吳世忠以先生及尚書王恕侍郎
劉大夏學士張元禎祭酒謝鐸等八人同薦與二三

儒臣入內閣柄用

上方勅吏部查勘而先生歿矣是年三月十日也享年
七十有三歿之前數日蚤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
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

君復作一詩云託仙終被謗託佛乃多修弄艇滄溟月
聞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歿之日頂出白氣勃勃
加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僂人聞車馬駢闐異之
急出見一人若王者狀儀節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
為大官至及旦詢之無有也先是知縣左濬以醫來
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為也先生曰飲一

已盡朋友之情飲已作詩遣之沒後一月提學僉事
宋端儀移文當道請入祀鄉賢祠都御史鄧廷瓚疏
乞恩典草已具尋卒御史費鏗巡撫雲南都御史李
士實俱疏乞不拘常例賜與贈謚諭祭不報是年七
月二十有一日塋于圭峯之麓辛向之原遠近會葬
者幾千人左布政使周孟中賻白金三十星助葬誄
之以辭刻石于墓三府暨藩臬諸公門人親友遠近
相續設奠致賻殆無虛日於戲生死哀榮吾於先生
見之矣先生少負氣節每出少拙歸輒對伯兄泣不
食房婢偶露體告太夫人必黜之乃已初待學者甚

嚴晚更平易孝弟出於天性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
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
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愛子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
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
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北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俟徐
仲車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為人子吾獨不為人子
乎兄弟泣爭義感行路太夫人歿以七十年之孤子
居九十年之母喪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
耄耆康強如杜先生以古希年顧多病嘗慮一旦身
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

也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于天曰願某後母死也後喪太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白向者為親娛耳通判顧叔龍曩見先生束木帶解所束玳瑁帶贈至是反之一念衡山靡間朝夕曰自今以往未死之年皆幸也事伯兄如父坐必隅坐雖跡處山林其愛君憂國之心視諸食祿者殆有甚焉

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有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卧家溪上不曾携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知言者讀之當知先生之心無一日不在天下國家也為人豁達大度不與物競未第時隣

人有侵其屋地者欲威之以力揚言於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必辱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為若讓其人儼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後復有盜塋其祖墓者先生怒曰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即悛吾即訟之官吾敢沽虛名而忘大義哉盜塋者聞之果悛巡撫湖廣都御史謝綬遺先生壽木甚美一日其交厚陳某卒遺言心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舉以畀之林良者以畫名天下當作一圖為先生壽惠州同知林璧至聞之愛甚亦即畀之無吝色知縣趙某頗著貪聲懼先生遇

當道露其事遣白金數鉅為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後某以賊去官進而遷之其人感泣提舉汪廷貞慕先生特甚在海北時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為先生壽其卒于官也盡封還以為賻叅政伍希淵僉事戴中葦以次各遺白金欲新先生居却不可乃營小廬山書屋以處四方學者初年其窶嘗貸粟於鄉人僉事陶魯知之遺田若干頃晚年按察使李士實做鄭富公故事破數百金買園一區柝羊城之北其廣先生封券至于三四往返卒俱不受御史熊達做洛陽故事欲建道德坊於白

沙以風士類先生不可乃議創樓於江滸為往來嘉賓盍簪之所榜曰嘉會先生曰斯可矣先是達亦以疏薦先生于朝大畧謂宜及先生年未艾而亟用之也都御史鄧廷瓚檄有司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却之以詩云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行人左輔出使外夷以其師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其視利若將浼焉如是太夫人兄弟之子陳敬幼無依先生收育教之成人至割田廬以樹其家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命內人撫育如已女及笄擇婿嫁之友人程杲病遺書

求先生門人知醫范規者往規貧不能赴先生即備
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生死炎涼之別都御史朱
英樞歸桂陽為文遣子不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韶
御史袁道經歷張黻輩之歿也亦然其聞羅倫袁道
張黻之訃也皆設位哭為之總服三月參政胡榮為
提學僉事時雅重先生嘗選生員有異質者十餘人
往受業今學士梁儲參政李祥輩與焉其後榮遭母
憂先生特行吊禮於新喻及祭吳與弼墓於崇仁羅
倫墓於永豐訪莊景宅於江浦其論治道以正風俗
成人材為急務知縣丁積之初知新會縣事也出其

鄉人給事中董旻書為介求執弟子禮先生百凡啓
迪以致四禮大行民愛之如父母及卒于官先生綜
理其後事如已事後民立祠于白沙先生記之其始
終成就皆先生之力也顧叔龍為同知知德慶州卒
事遭不測先生毅然任其事曰朋友之責也後聞其
子某至乃已翰林院庶吉士鄒智以言事謫石城吏
目其父自蜀來怒其去官也日撻之賴先生諭之以
理始釋其後智卒于順德也劉大夏時為右布政使
吳廷舉時為順德縣知縣先生相率厚賻擇人扶而
歸之李承箕裹糧自嘉魚數千里從學先生服食行

纏待如子弟復築楚雲臺以居之臺榜一聯云有月
嚴光瀨無金郭隗臺學士王鏊聞而嘆之盛稱先生
出處之正見黃公鈞臺記東筦林光始有志於學後
為貧累先生欲成之謀田於肇慶同知張吉以光不
歸乃不果其接引後學隨人材大小而成就之類如
此嘗慕先哲宋丞相崔菊坡之為人也迎其像為文
祭于家隅坐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程節婦鍾
氏子也孀居二十七年貧甚先生既為詩以嘉其節
復遺帛以周其貧君子謂使先生大得志表先德舉
賢才當不遺餘力也其見義樂為如飲食焉如是

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夫祀典之舉也皆發詳於
先生與副使陶魯右布政制大夏僉事徐絃共成之
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于門
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飭立于大忠之
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故先生吊
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菟通之句先生精治常與神
明通居外海陳謙宅有異人來見嘗夢遊天台至第
八重而覺又夢一長髯道士以布囊貯羅浮山遺之
八月八夜忽夢玉宇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書八
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臨歿夢與瀛溪兩

厓答歌於衡山之五峯皆紀之以詩蓋其神之極清
故所感如是昔人所謂夜驗之夢寐者也北歸時泊
舟江滸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筭
因得免先生德氣粹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
給事中賀欽執弟子禮既別肖先生小像懸于家之
別室有大事必啓焉羅倫改官南京修撰先生謂曰
子未可以去乎倫即日解官去按察使薛綱始疑先
生及得於觀感乃悔嘆即欲解官從學有詩曰欲拋
事業留門下若驪那能學駉奔進士姜麟以史事使
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禮見先生出曰吾聞人多

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
人也吾何以名哉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
子都御史韓邦問劉洪官廣東藩臬時每見詡一則
曰無緣一則曰無福以不見先生為恨也嶺南士遊
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
為符驗而因之以輕重其人焉士寅別都御史朱英
于蒼梧英預約東參隨官竦先生至掖之從甬道出
入先生力辭不能英嘆曰古之聖帝明王尊賢之禮
有滕行式車者况區區乎有中貴謁先生廬至江滸
却有輿走數百步入京師時經南安知府張弼傲曹

參師盍公禮以待先生道出淮陽總戎平江伯陳銳
徃復差官具人船護送極其禮意之隆暮年欲卜築
衡山都御史沈暉劄屋士人某等割田以待左布政
使周孟中甫下車即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
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嘗經畿
內山鄉熱甚思生菜值山民植者良少前此貴客重
價求之弗獲先生至山民羣來獻之寓京師時走家
僮市靴於肆工人聞自先生亟易以佳者其至誠能
動又徃徃如是先生之始為學也激厲奮發之功得
之與弼為多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朱英時為參

議造廬求見卒避不見閉戶讀書盡窮天下古今典
籍旁及釋老裨官小說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
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
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
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
閩外者數年有答張元禎問學詩曰古人棄糟粕糟
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
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絨
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
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

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兩寄語了心人素
琴本無絃久之又嘆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
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
動隨靜以施其功有示張詡詩曰知夜則知朝西風
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遙有物萬象間不隨
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又曰登高未必高
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回顧豈無見在心
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我與失之萬里途
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能別來去明日立秋來
人方思處暑又曰兩脚着地此何關白雲與爾同去

還正當海闊天高處不離區區跬步間蓋其學初則
本乎周子主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其基其自得之
效則有以合乎見天心泰之說故凡富貴功利得喪
死生舉不足以動其心者其後造詣日深則又有以
進乎程氏卓爾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之地位而駸駸
乎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其學有本原進有次
第自然可據如此迨其晚年超悟極於高遠則又非
他人所能窺測言語所能形容者矣其始懼學者障
於言語事為之末也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
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於虛無寂滅之偏也

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奮飛魚躍之妙門人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為則天下之人又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為稱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有詩曰十年無炮叔一懶有柴桑蓋亦嘆天下之莫我知也所侍天下之大千百世之遠其心同其理同豈無知言者起誦其詩讀其書當有以知其人卓卓乎孔氏道脉之正傳而伊洛之學蓋有過無弗及也是故見諸日用雖與百姓同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聞風者興起沐化者心服蓋有莫知其為之者使得大用於世綏來動和之效庶幾乎先生嘗以道之顯晦

在人而不在言語也絕意著述有詩曰他年倘遂投閑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有勸之者對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又有易乎君子曰先生著述可謂富矣自一言演之可萬言自萬言歛之可無言今其詩文不下萬餘首獨非著述乎莊昶讀先生詩集曰喜把炷香焚展讀了無一字出安排為經為訓真誰識非謝非陶亦浪猜又曰老誰靜裏都無事笑此山中亦著書帝伯皇王鋪叙稟乾坤今古笑談餘大學士李東陽始得先生藤萊諸作也語人曰待某謝官絕烟火十年然

後可屬和耳蓋皆知言者也其為文也主理而輔之
以氣雖不拘拘於古人之繩尺故自有以大過人者
其為詩也則功專而入神品有古人所不到者矣蓋
得李杜之製作而兼周邵之情思妙不容言故其詩
曰子美詩中聖堯夫又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少能
兼今蒼梧山東皆梓行其集惜乎未全也至於書翰
如其詩能作古人數家字山居筆或不給至東茅代
之晚年專用自成一家時呼為茅筆字好事者踵為
之有詩曰神往氣自隨氤氳覺初沐聖賢一切無此
理何由矚調性古所聞熙熙兼穆穆耻獨不耻獨茅

根萬莖禿又曰茅君頗用事入手稱神工又曰茅龍
飛出右軍窠皆指茅筆也天下人得其片紙隻字藏
以為家寶太夫人嘗夢星斗燭天旁有人指謂曰此
爾家秀才文字也與弼壻某貧不能自振造白沙求
書數十幅歸小陂每一幅易白金數星庚申朝廷遣
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生字每一幅易絹數匹攜者
恨不多也先生教人隨其資稟高下學力淺深而造
就之循循善誘其不悟者不強也至於浮屠羽士商
農僕賤來謁者先生悉傾意接之有叩無不告故天
下被其化者甚衆南畿僧太虛知名當世亦以其學

求正於先生先生復書以述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告
之曰我以此證也先是先生道南畿見太虛告以念
老母太虛為朝夕禮拜祝頌至先生歸相見乃已其
篤信如此烏乎若先生者君子謂周子之後一人而
已者非邪詡也無似自成化辛丑見我先生於白沙
我先生即以國士待其後受教多而辱愛厚臨歿具
書趣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門人羅冕曰吾道吾有所
託矣示以詩云古往今來幾聖賢都從心上契心傳
孟子聰明還孟子誰今且莫信人言又曰萬火祝融
何處山三年碧玉夢相關多少畫工傳不去都沒賢

今畫幅寬又曰病久唯聽命詩成不浪傳門前花
夫正其正開蓮數椽剛到地一棟正橫天不忘吾道
亦萬歲相地既而曰孔子之道至矣幸毋盡蛇添
足又曰用斯行舍期截子其勉之吾言止是矣嗚呼
言猶在耳不自詡斗筲之器何脩何為而後可以少
副我先生付託之重乎先配張氏生子二人曰景雲
作小詩得唐人體裁曰易克邑庠生先先生卒女
二人婿黃彥民指揮倪麟孫男三人曰田曰琬皆庠
生曰身尚幼繼室羅無出先生歿後門人聚議湛若
水為行狀李承箕為墓銘梁儲為傳而墓表則一獨之

謂也若水之為行狀也倉卒事多未備謂竊懼久而
湮晦無傳重加補葺余事許胆嘗刻梓以傳矣嗣是
有待於同門者數事復增入焉雖恒言細行不敢有
遺如昔人年譜之為然幾他日有與於斯文者取而
刪述之以為世訓初不暇計其言辭之蕪且陋也謹
狀